

練溪集序

徵藝必於其人徵人必於其素而所負之富所遭之窮不與焉蓋自師錫賓興之典廢世惟科目取士然俶儻瑰瑋之才往往遺於繩尺之外故少陵之詩獨步盛唐屢不錄於有司昌黎之文雄視千古而不登進士之科藝固不足以盡人而科目豈足以盡天下之選邪始余壯遊南國訪海內名士時聞吳興有凌

練溪凌練溪者心切慕之丙戌釋褐叨
宰歸安得候先生起居而先生謝鐸黔
陽懸車闔戶已數歲矣繼而考德問俗
旁咨博考更有溢於所聞者蓋先生穎
悟績學蚤有聲譽自負踔絕塵視利達
卒坎壈於數尚嘗以不能飛翼四方潤
色王度膏澤生民以行已志而未遂之
願授之子孫晚歲循理蹈道充養完粹
所作詩文不落程式率意興所適而辭

旨典則音格清婉卓然成一家言生平
交際無非名世如南坦劉公石菴蔣公
箬溪顧公棟塘陳公

明時大老也西亭施公溪亭嚴公菁陽施
公康山邵公雪川先覺也太白孫公棠
陵方公西溪龍公胥臺素公四方逸駕
也咸樂與之遊行而賡和焉余時推重
白于郡守石梁萬公敦請以光賓筵湖
人環橋觀聽莫不嘖嘖嘆羨共稱爲一

時盛事且謂有禪風化不小非悖德篤
行積中孚外其能然和先生季子藻泉
雅抱宏才小試吾椒學道愛人甫期年
而政成四境嚮化人皆頌歌藻泉而不
知其奉先訓以祇事摠前人未竟之志
而已矣夫非先生之軌無以範藻泉之
成非藻泉之賢政無以彰先生之盛是
父子之間前後相輝而作述並懋也有
不可傳者乎然學如先生而蹶於省闈

止爲校官才如藻泉而下第南宮竟以
乙榜出宰信科目不能盡人而人物難
以資格限也今藻泉孝思之餘檢笥中
遺稿梓之官署刊成示余且屬序之余
以先生詩文之佳世所覩記毋庸贅揚
姑表其德誼以諭同志使知是集之可
傳有出於詩文之外也先生名震字時
東結茅練溪之上因以爲號云

嘉靖辛亥陽月朔

賜進士第前刑科都給事中全椒南之山人戚賢撰于三隱舊社

練溪先生集叙

余他日愛吳門文衡山詞翰之盛以卷索書衡山不余鄙爲書五七言律數十首中載所爲練溪草堂作誦之瑯然使人心膽澄澈意練溪幽人處士要非俗子然弗知其人與所自作實與茗溪衡山爭雄競爽氣味頗似去年庚戌先生季子藻泉君來宰全椒暇日過我問所謂茗溪之勝始知藻泉先生之子也

藻泉更爲我誦衡山練溪之什與先生
閒居諸作一過適時盛夏堂中泠泠然
若雨雪紛而以實爲之忘暑於是藻泉
謂僕爲知言居久之盡出先生所遺詩
文淨稿若干卷授余讀之屬使叙而梓
以傳嗟乎松余何人能叙先生文哉願
竊嘆先生自少不羣抱負奇偉謂宜崇
科鼎甲進列館閣作爲雅頌以鳴
國家之盛懋著功烈而乃佚遺窮阨至

於白首僅得訓導鄉校又復遠在黔陽
數千里外泛洞庭浮沅湘過嶽麓猩麕
之與鄰而盤瓠之爲宅流離困頓至若
投荒然豈造物者將盡發先生胸中之
礪礪使與大西羅公洪江清叔異荒並
峙光耀無極不與餘子碌碌氣一日之
蜉蝣耶抑詩能窮人壽古所患哉然宋
葛勝仲叙陳去非曾齋之集又謂詩不
能窮人且能達人因言與義由政和上

舍解褐分教益得大肆力於詩文宣和中以所賦墨梅詩被遇登進至建炎間遂參大政此外又不可勝數余觀先生之詩雄豪曠達能道已所欲言至文允雅健豈在簡齋之下乃所遇若彼也故士之處世要自有幸不幸哉雖然椒長藻泉君以鴻筆鉅麗遊聲藝苑仕優而學駸駸乎古文學吏事之撰以大有聞於時而世厥美繼自今黔陽之山當益高茗溪之水當益深其幸不幸世有辨之者矣

嘉靖辛亥春日

賜進士出身前山西布政使司右叅政滁上胡松撰

練溪集目錄

卷之一

五言古詩十七首

七言古詩十二首

五言絕句十三首

六言絕句四首

七言絕句一百二首

卷之二

五言律詩八十四首

七言律詩一百十首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七言律詩聯句六首

五言排律十四首附聯句

七言排律一首

卷之三

頌一首

論二首

序八首

記十四首

說一首

跋三首

卷之四

書十九首

贊三首

行狀一首

墓誌銘七首

練溪集卷之一

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塘閔如霖校正

五言古詩

觀稼

郊原雨旣足草木含清風及此日未午散策吾廬東
千畦翠剡剡耘耨心力同命酒勞農人農人色冲融
天時尚悠遠年分常䟽通甌汙儻如祝車箱當隆隆
小槽宵注玉新炊曉蒸紅下可恤吾私上又足奉公
不巾與不襪往來墟里中何必擁騶騎左右前後從

同張君子興宋君子仁王君天雨吳君性之

施子邦直往遊碧岩寺既至天甚黑宿舟中
行行日慘淡地勢不可忖山嵐與谿霧一時互淒緊
篙師引維竿不暇擇安穩相戒勿疾言自腥虎狼吻
衆客談天徒令誰且少忍敲石取焜煌開餞謀酪酏
須臾兩耳熱呼號笑愈甚深樹窠颺颺戾虫詎敢近
偉哉五六人豪縱亦天稟屣險如坦途在闇不稟稟
未怕鬼揄揶焉憚人嘲哂李邕入蔡州宜未足爲猛

詰日至寺

夜宿莽蒼間不知寺近遠天明問樵夫遙指芙蓉巖
匆匆理芒屨渺渺過松阪不覺勢漸高剛風時一卷

澗坑水聲深石壁日氣烜捫歷八百磴忽見上方檝
鍾磬滿林梢緇流亦隱隱喜客自遠來稍稍下接引
相携到寺門奔騰取雪菌焚香丈室中食我青菁飯
閒看瀑布飛愛之口噤噤傾壺四五酌可惜已日晚
長嘯振歸策下界若混沌扁舟入太湖重向茗溪返

送潘光父入成均

吾與君爲友言好從總角所懸年少長天幸適共學
既補弟子員會集有聯朔誰氏子不勝何乃手長握
笑如涇渭水故故自清濁其間所以然疑取稍謹慙
致茲膠漆歡豈伊盃酒數其後各身彊良工肯示朴

交光珠擬聯並美玉冀珥直欲歷三獻安能辭再刷
如是者十年功名已堪度因而付一笑青雲更綿邈
今君入辟雍執熟思澣濯先生韓退之行且見斗嶽
讀書齋房深燈火青油幄鬢髮未蒼浪意氣尚騰踔
力可離風塵摩霄追鸞鷲豈比澤中雉區區爲飲啄
吾衰復多艱決意駕烏犍南山爲農夫揮汗耕磽确
窮轍固寂寥吐沫聊澆澆有氣射斗牛何用張雷斲
科目斯已矣不往誰來捉它日學省官試想也須作
皐皮坐講堂烏帽纔先覺青衿分兩行唯唯亦不惡
不願晚而穰早收願如樵歸來茅屋底卧看沙鳥翬

捉蠹

先老妻眠解衣置熏籠老妻爲捉蠹畧與捕賊同
明燈集女隸獲多者論功先之以緣督次則殺縫中
旁蒐與與討指殪蕪牙攻聲言且湯沐會使巢穴空
我聞雖不語慙慙無地容波貴寢狐貂彼富錦繡蒙
旬更月必換日夕沉水烘何緣有胎媒使汝得潛蹤
乃我亦堪敬遂爲汝所宮潛濯既不時煬靈亦何功
再思也不然肉止汝攸從昔有嵇叔夜矯矯其猶龍
又有王景畧古所謂英雄伊豈乏富貴汝視如寒窮
侵肌啞膚理戢戢攢銛鋒爬搔未始歇捫撮當王公

吾何爲汝諱不汝飢餒供

送嚴季祥會試

憶子初識我便若不相疑我旣與子熟終日願追隨
苦恨隔閭里相逢輒携持篝燈照永夜談譎無已時
往往爛長庚猶共立軒墀大笑出門去天明路如絲
同儕頗見忌人謂兩商裝詎知爲驥材勢莫並驅馳
子向康衢躍我爲阜棧羈政爾苦離索子忽遭嶮巖
從此五六年齒麓歎纍纍惜言無懼悰握手多欷噓
今者喜釋服衣冠偉威儀春風滿顏面南宮有行期
譬如鵬挾風踉蹌入天池須臾九萬里求與平陸辭

嗟哉獨余棄佹佹欲何之一身自愛備妻孥受寒飢
輿臺亦衣食余何至于斯方今天子聖大臣如皐夔
安得密其網寸長者不遺余年四十三雖老尚未疲
苟竭犬馬力一職顧豈虧惜也誰吹噓而望回春滋

海危過

日沒大海西赤氣平天極光芒數點星新月如指搯
人語虛簷下平流拋鳥帽有聲自北來木勢殊不乏
渾渾翻五湖漉漉倒三峽萬牛入燕郊九峰移周郊
風雨未過耳頭上黑雲壓夕烽落照多雲母虛屏夾
春池沸科斗墨瀟濃淡浴橫丘常山蛇直注箭灑甲

天池始覺寬彭蠡亦愁狹填淮似可交拚浙未必恰
父之目欲盲齷若獸突柙軍幕卷旌麾喪家振旆翼
桓桓作六師赫赫奕鞋韜又如葵丘會肅肅血不軟
遺毳飛清霜餘霏雨一霎智者不及謀玄匙未開鑰
勇者不及施鳴刀適在匣南村老翁敢搥床起荷重
深閨少婦疑當食爲放策弋人足還拓養子口自喋
去去欲何之疑有神驅押不到夷之蒸寧往州之碣
故老爲余言此鳥名野鴨所過千畝空猶未熟羊胛
曾爲禁令鞋亦被士隆狎散卜衣換單聚驗襖御袷
蒙非胡名鷹恨異蜀啼鵲其莫知飲醴瑞不解食蕋

野人羅得之或取供祭禘我聞徒憤憤竟莫實以瀆
農夫一年耕供爾衆口嗟上帝聽果卑吾欲上章劄
今年闔郡人誰復有粥呷笑殺徒崢嶸清駛唯茗嘗

是歲
湖饑

讀列子有會意處輒題數句凡四首

天地一轉圜萬物無停機膚髮人不覺胞中已復非
老醜何足取其來自幾微身吾不得有道也將疇依
不復知是非亦莫辨人已何必眼如耳心亦無用矣
乘風尚能行臨困畏垂趾告子不動心其道固相似
天宇雖昭昭沕穆胡可知藹藹春園木柯條華且滋

一葉忽黃落渠豈有所爲賢哉季梁氏厚貺遣三醫
盡手之所能不出所能外盡目之所能一毫不可賴
不任手與目百射無一敗其間所以然能者廢能會

納暮從外歸以枰與長春花至爲著于篇

吾兒何處來致我以嘉橘云自羽人家采得不敢食
歸以遺大人其實媿陸績復有花可憐孟冬紅的的
群卉殄嚴霜此獨好顏色旅泊天涯中折來慰岑寂
我喜不能已時又一歎息日暮燭熒熒簷前雨滴滴
汲井得寒泉瓶中養朝夕幽姿自不凡何必有人識
夜久上我床愛慕猶未釋夢入綵雲鄉衣巾香鬱拂

覺來著爲篇明日筆諸冊

出宿

悠悠出門來戚戚念家室三里一回頭五里淚沾臆
託身百年中何必遠行役上攀猿鳥道下俯鮫人宅
性命不足憐仕宦亦何益早哉有陶公千載爲我則
倦鳥思舊林翩然返其羣

過常山

新晴泥泱泱風才止北鳴江南冬不雪羅罽羅旆旌
首春氣候暖山口驛又明梅花臨路傍寂寞遠寒聲
行旅苦未惡中心自怔怔那將白髮人去家徒還

西望辰州路千山鬱從橫回首顧童僕顏色不欲行
勉強相戒諭爾且寬作程

上灘

上灘如上天徒旅各變色大河擁洪波其下勢
皇天助不順重將石亂擲舟從結曲來雷霆縱
巨竿直如弦不見踰寸尺土人已黃髮對之亟勤
仰面訴真宰危峯若欹側或屬轉屈閣衆山頗開
白馬向空奔俄頃十萬疋爛熳入瓊瑛殊以命
撫思五十年青燈照扁帙蹉跎無所用晚得此官
有司不量地恣意秉銓筆豈知飢愚人不得爲任

政望竊升斗一飽及家室今者兩隔絕啼淚可收拾
音書杳不通苦恨跼衣食行幸遇仁人垂手少假翼
囊有路岐資翩然挾書策誠願老爲農依舊守蓬蓽
辰溪道中沿岸徐步

我行辰溪濱誰云亦斯人愚鄙乞樵牧黽勉學士民
非欲自汙免就中豈堪陳回頭仰翠壁中天玉嶙峋
其上有結構蕭然少與隣旣匪道者流爲生亦孤貧
悄悄歌且歎終竟不開輦緬邈念吾事誠足含悲辛
白首爲小吏悵已失途津乃令入此縣所歷皆遄迤
筭程動千里計日幾彌旬庶幾黔之士日見志行醇

風俗向忠厚文藝驟能新相與稱師友其實骨肉親
如此或一載飄然告抽身此心幸無負更誰論簪紳
飢寒本常理妻孥免吟呻歸歎大笑樂復得全其真
震以吳文定公新月詩妙絕特邁他篇今七
月有五日夜月蓋足以當之也因三舉其辭
而偕和焉其不免爲公之贅疣乎

蛾眉故娟秀姮娥謝新粧昏見西海上明星多在旁
吁嗟美人兮婉孌天一方有如流細時向我施清光
我悲不能已揮涕闇投床幾時返初服采荷裁衣裳
索居以自適求矣附卜商

自竹灘放船回

放船順江流江流疾且清船乃剡木爲有合古法程
身長首尾銳狀若鰵之形騰入湍瀨內投梭無是輕
青山三十里上有武侯營又聞有古寺緝宇頗深弘
及乎林塘僻具不得一行乃有踈雨來蕭颯一時生
野竹梢梢動歸心益忡忡雙繞不及舉忽已抵孤城

漁隱遊齡

托迹傍魚蝦結宇在江滸平生一釣竿不夢到官府
已却六鑿侵又何劓可補會見海桃春餘年方漫數
其誰與之遊白鳥寔爲伍

答陳勾谿

鴻鴈來有時江湖長浩漚回首十五年不共斟清醪
據迹兩悠悠論心一皎皎何者非良儔如君却乃少
息志金馬門受性貪深杳往來南國間棲託東海徼
翰墨宿所親詩書足咨討嗟余誤學仕一經白頭抱
服田本有秋偏我逢乾澇當年不效用晚節已衰老
赴官初何心歸來亦草草沈子長者人對君只稱好

七言古詩

聽竹爲金道士

道人誦罷葉珠詞河宿明明夜寥落誰向虛空司橐

籥初爲格格後索索金石參差律呂諧卒然大奏蕭
韶樂疑是王喬雲裏行身騎白鸞抗鸞旌清都紫府
恣遊戲緱山嶺上度瑤笙寒裳出戶無所羈但見叢
篁在空谷羨如丈夫清如玉閒帶風颺舞寒綠

乞猫

我家本無粟千斛徒有竹素一破籠問人乞猫人輒
笑恐猫不肯守汝屋齋舍何曾餘米盪杯盤未省汗
魚肉藜藿常羨麤糲飯稀澁能安我人畜此言於我
誠有之柰彼鼠與君見睽君見頗分貧與富彼乃貧
富同所施燈燼飄雲四壁夜偏向相如告訴饑纔行

案上又床下嚶嚶螻螻鬪且追琴軫咬落箇箇壞衣
裳穿穴幅幅虧想猫之功不可得撫枕不眠發歎息
烏圓銜蟬苟可求不須爲我憂乏食即以君能遣送
來請拂溪頭舊釣石坐引鯁鯁及鯪小綠荷包之燻
與喫高門肥羶雖則多勤懇餵養或不及

夜聞猫追鼠

邇來終夜不得睡求其之禍已相類油盞柄折酒盃
覆翻齒叫囂無忌諱狸奴一切若不知豈是適然耳
龔曠壯哉昨暮觸遇聞其聲頽歷如摧山梁塵振落
屋深查風月隔窓清且姣冥冥不足又冥冥久之未
覺威稜少彼黠雖復得苟生菟醜先已喪牙爪憶昔
宋朝韓將軍神謀妙策天下聞金山寺裏扼兀木獸
落檻中仍被逸鬣毛剝盡躍馬奔分明天放此狂賊
吁嗟大事亦有然不獨區區一小失

勦賊謠

山谷嘯聚何足云逋租負稅志不分其始不承縣勾
攝久乃蔑視州榜文屠牛殺馬告土偶越人于貨爲
紛紛追胥不以生致死輒報其事當上聞豈若休卒
太山下舖炙人肝道典墳計令自攻日相噬我從刺
之易易耳擇一才尉授方畧安用神兵爲蠆尾匹夫

匹婦供軍輿犒師如山陳牢牲又有愚者妄生恐荷
擔而立忘釜錮父母妻子對面哭無處竄走逃天刑
甲裳媿雲未蒼合堯熬同日更光明周圍延亘五百
里上絕飛鳥下人行傳聞此輩聞鉦鼓溺遺禪中交
兩股壓以至威重其言駢首車前伏礎斧黃鬚深目
數十人甚降虜胡亦未負古來謀事貴萬全不應又
逸圈中虎長征三旬但赫怒不戮一人是爲武君不
見佳兵且復稱不祥况使從橫白骨荒

遊黃龍洞

野日莽莽烟霏霏枯條霜露尚未晞云往龍洞觀深

羊羈直闖孱顏飛穿雲入塢臨洞口兩股酸慄身
先抖寒氣淅淅如嘖霧其中信是蛟龍數來當六月
且重裘况乃玄冬立能久豕喉大張鼉吻呿茫茫下
視空無有巨石雄如猛虎踣小石纍如老獮走羅列
四旁勢甚危萬古常然足可救遊人但知驚鳥且誌天
設靈區夫豈前居上鴻濛無日月五丁爲開此窟窟
古蹟漫滅不可尋石上時時掛某某之碑不待考搜
年蘇公手澤猶宛然此老風流人共仰不待考搜
遺編彼何人斯爲孫氏名氏亦附石銘不知史籍
傳不傳我莫究其愚與賢正如我輩寡才德一朝淪

亡誰汝識西風回首亂雲高不覺牛山淚橫臆

有竹爲東山李丈

丈人有竹吾所知曾見太僕劉公詩詩中說美不說
盛請今以盛而終之古鄆風俗多種竹其泉老人獨
好竒青雲崩塞遮半嶺得雨洶洶風離離丈人想復
不止此連崗彌谷兼遶陂計其高者上碧落低亦與
檇相參差重霧晝合憂蒼兕斜日晚照聞黃鸝篔簹排
竦竦羊牛角苞壘重重虎豹皮漁竿屢許溪翁斫拄
杖何妨社友持多接連筒破屋瓦少織籠篋任君爲
長安土貴每論箇豈識山中迺若茲子晤謂不可無

竹有竹如今還數誰漢川淇園未可往東山可道往
無期太僕回來結芳隣我當扣門看猗猗渠有車馬
已束置會須共取竹作籃輿終日勤追隨

送進士陳忠夫吉服入選

祥琴累月尚未彈至性古來人所難富貴功名肯戚
戚王事有程安可失勿云知孝不知忠求忠於孝本
法則今君不勞問著龜司諫侍御乃當秩金爐直上
香氤氳班近清虛早得聞

聖人御極垂衮衣山龍華虫日暉暉有遺不拾過不
補弊直義謝臣先達况聞聽納同轉圜凡百執事敢

犯顏四海蒼生方仰望三代盛治當回還陽公讜言
宜速吐作論休煩退之甫

題呂紀爵至三公圖爲表兄閔行之

惟昔

先皇憲祖時乾坤清晏及邊夷於穆

孝祖十八載更使文功武德熙天官六卿天北斗國
老三公國元龜賞花釣魚多盛事郊祀慶成屢賦詩
君臣本自有夙契富貴蓋亦乘昌期恭唯少保吾舅
氏際會每與群公馳入趨廟廊爲凡凡出鎮嶺海印
纍纍中丞司冠聯台昇講殿春宮振羽儀崇班

一到所祝真應如畫師畫師才似徐熙手且復承
恩同愛知自從上附龍胡去留得丹青資涕洟豈重
人間無絕筆重此兩朝不可追兄家子孫勿替引願
世相傳共保持

百牛圖

誰家烏犍滿白頭水氣霏霏布中洲或眠或立或措
痒或勒不迴介不休牽騎欽訕及字字浮鼻過河各
爲儔南風茂草連天長隄上雷揚安地稠阿童手中
無尺箠暮暮朝朝放且收鞭其後者固有道行所無
事亦自優梁峯順虎虎弗害鄭僑愛人人豈仇青葛

飽我今年食白飯爲爾來茲謀君不見東坡先生率
牛傳愚騃觸突夫何尤

爲戴錦衣題山水障

江南八月秋風生千山巒巒天晶晶林臯木葉無邊
下江水不波斗熨平田家作苦思洗沐飯炊香羹雕
胡玉盃中竹葉色勝銀橙未全黃橘正綠紫荆日草
無片雲蓮唱月明猶斷續寂寂寥寥遠市朝一任落
頭赤雙足將軍錦衣直 金鑿眼巾何有此風俗彭
君小幅亦聊爾縣之高堂每屬日豈其釣竹臨清澗
富貴不足身輕安憑將弱縷數尺短受用玻璃萬

寒謂我南人當解題我於大道一醯雞即今汨汨風
塵下尚要驅馳東與西

同諸君遊廣壽寺以一徑通幽處禪房花木
深十字間用之畧如建除體而少更其法

清般四人一老人頭上在齋齋鳥角巾古寺徑入率吾
真出墻稚竹晴稍新池通龍湫無遊鱗黝黑不敢臨
其潯幽極白日逢山應水鶴不擾而甚馴立處長松
百尺身下時飛鳴數十巡禪厨設齋方召賓是日法
王初度辰其西耳房帟可陳絡繹過之僧共詢落花
點草成文茵縱近虎穴能自珎木杪緇衣來往頻屢

傳香供色欣欣深知結客歡喜因相送殷勤到水濱
九月聞蛤鳴恠之走問農父對曰禾頭貴俯
渠鳴則昂主傷穀遂作勸蛤勿閤閤

勸蛤勿閤閤閤禾頭昂穀已死萬姓何所望勤
動終年且莫道私債官租渾未了一稔二米猶不足
十穗九秕無餓草農父之言信與不恠在汝心宜自
考嘗有客談清瀾池此中青蛙聖得知四明論士休
問著其年三月寒食時一聲一人請識之同是水族
彼若茲智愚果不可少移縱以報越兼報吳利害相
直何取哉年凶或者汝爲災科目夫豈汝能裁如今

須速閉口南人殺汝亦何有剥皮鑿眼剗腹腸付
諸鼎俎如反手汝若不改檄北客令盡食汝洗汝醜
五言絕句

畫景

天設此坡陀道人要高睨亦欲貴青鞵入春加翠巖
高木葉去條滄江日下晏寂寞扁舟人思繞南飛翼
石畔叢蕉碧盃中巽茗香青天一張紙明月任人望

題畫

山光雲外淨樹影日中清樵客携筇出詩人擁騎行
山水重重地相過其幾家雲中仙梵遠村外野橋斜

江與秋天白山隨木葉蒼扁舟帶橫笛宇內更悽涼
題扇頭景

山人坐看山心與山同閒每忘時日暮春春不能還
楊妃舞翠盤圖

莫言盤上舞不及掌中輕四海皆翻覆都從便旋生
文姬歸漢圖

行行入漢土悄悄念胡雛借問生還漢何如死沒胡
題睡人

抱舷岩下石蝴蝶夢初圓不管人窠內風波屢失船
白日山中睡休休不欠伸何由分此樂寄與早朝人

題畫

竹裏影依依風前絲裊裊翠英食已厭紅花開未了
偶然形質似遂便被嘉名不上昭陽殿長同蔓草生
六言絕句

漫興

雲夢澤南高枕杜郎似厭官果仕宦平生得此吾其
朝夕嘻嘻
不嫌靜守環堵長不開口讀書肯有文安適吾何
不愛吾廬

畫景

江上輕舟無數，崖前小屋幾間。得得幽人，杖拄雲山，看盡始還。

竹石圖

美矣長身君子，翹然昂首。夫人好似風篁，巖下依稀，記得不真。

七言絕句

元宵

江村風雨冷蕭蕭，縱復城中也寂寥。三五紅燈淨如掃，誰家院落是元宵。

早起看牡丹

宿雨未乾，清吹遲暄。瞳瞳日脚上花枝，美人握髮新梳洗。約畧可如花此時。

飲蛇酒

三盃便覺眼生花，一醉渾無痒可爬。古人弓影能為病，予酒樽中真有蛇。

走筆和施二侃寓居巖山之作二首

題詩海上雨來夜，對酒山中雲出時。自諱長提倚天劍，不將少舞光陸離。

春光已到二月晦，幽人有眼還未加。架上文書一萬卷，筆端日夜開奇花。

新晴

門前江滿風漪細，道上泥乾日色清。
窮老手將班杖看，憑君扶我且徐行。

送友還餘姚二首

雲漢崢嶸六月天，行人遠上浙江船。
想來海畔多村落，古木千章更可眠。

西典渡口到曹娥，小舸如飛柰爾何。
不覺吳音無吳吳，擢郎已是越中歌。

題陶谷畫二首

韓熙載遣一歌姬掃地，權為驛卒兒。
學士文章是何

讀神僧傳得豐干寒山拾得三人狀為各

樣，這回畫得更尋常。
煙爐使節到南唐，可笑中無夏統腸。
舊畫葫蘆只依

口號一首

台州太守問何從，何必令知爾世尊。
莫道干師獨銜舌，寒山拾得也多言。

仰天謾罵好殘人，道是寒山似少文。
誰到白雲幽石偈，西方竺國鮑參軍。

典座何曾知大士，尊師元不識寒山。
笑他一火牛坯

子貢禮金容土釋伽拾得

爲門生題葵萱蓮菊四首

傾心向日日華明一點丹衷見物情
吾子早聞君父義他年遂與結深盟

簇簇花房堂下黃堂中慈母正康強
花如含笑毋心樂日日還稱九醞觴

清風白露亭亭好隔浦凌江望望遙
已有道州文字在幸君終配此高標

佳色古今那復似秋風吹汝更堪憐
少陵佳子宜無媿靖節先生政自賢

山中追憶孫山人二首

脩竹娟娟仍舊好斯人杳杳更堪求
山終在此無人袖夸語風流傳未休

竹上猶有大白山人袖西余山而去刻字

把酒曾同憐竹色青青今獨入深林
秀顏與竹應無媿不見令人長損心

春日二首

茅齋唯有燕嗷嗷門外渾無使者求
亦喜催租無吏至斲時高枕一休休

忽聞啄木非扣門客來亦復有瓷尊
何由俗事都却掃日對詩書漫討論

芙蓉二首

遙遙江浦無人境，晚照晨光相共紅。何必金塘根抵好，雕盤之上強爲容。

柔柯淡葉帶踈花，秋水江湖白露斜。欲待美人纖手折，暮雲長合路長賒。

題王子允所刻印記

字體今誰好，古文予長戈。短總紛紛看，君印刻猶如。此阿買休誇善八分。

諧謔口號三首

嗟我有如梅聖俞，一生蹭蹬不逢時。鮎魚強要綠青

竹本自難難，莫怨遲。

又似當年賈浪仙，平生只好賦詩篇。後來亦作長江令，終入星躔備一員。

但媿無能似樂天，長安斗米直千錢。而今居此難居地，何處堪吟春草篇。

韋南溪寓第守歲三首

春盤臘酒慰羈孤，高燭熒熒夜自徂。歲月無情不相戀，盈盈祇識上頭臚。

不堪守歲對冰霜，禁闕蒼蒼入望長。早晚一官江海去，何年還入五雲鄉。

眼前尚賴有鄉人向我慇懃勸酒頻知道明年當此
夜更於何地共誰親

桃花士女爲劉生

桃花浥露玉津津得似輕盈洛水神細把崔徽真態
比分明又勝卷中人

扇頭小景二首

湖邊斜日弄漁竿慙媿空於扇底看便及南還今已
夏秋風纔得到家園
五湖春漲水茫茫墜釣鱸魚一尺長何必遠生塵土
夢不知自託賀知章

衛河曲二首

河邊官柳鬱青青千里鳴蜩不厭聽召伯甘棠人所
愛口碑勝得太常銘
兩行烟翠夾行舟隄上迴風吹早秋一道衛河三百
曲萬年千載帝王州

楊子江口贈別汪生景文二首

白舸南來一月同江邊仍與候西風少年莫自輕拋
棄我亦曾爲非角童
千里名駒自不凡飛騰應在轉頭間他時秋薦鄉書
到得見題名喜動顏

閒居

惜惜春雨小茅茨楊柳黃金千萬枝多少情人不相
見開箱檢得舊題詩

題畫十一首

花枝穠甚柳枝青湖色春光上客亭故着野橋通野
客只應心境太冥冥

風來百草盡分披江上人家晝掩扉猶向中川理舟
楫莫教人笑不知幾

青山繚繞樹迷濃湖水春深處處通試訪衡門常闕
地寧無避世鹿皮翁

梅梢着雪影皚皚萬戶誰先犯曉開獨跨一驢渡橋
去梅花嶺上看梅來

溪上人家作一叢雲光樹色翠重重自添孤釣春江
曲要使僊村與世通

漁家四五住中洲灌木青青水漫流一片風烟誰領
畧斜陽明處兩行舟

疊嶂峻嶒紫氣生重湖瀆漾石橋橫斷人結宇重林
下長見飛淙漱晚晴

長松落蔭滿高崗晴瀑奔流濺石梁不向鄰家尋酒
伴亦應虛却此年光

山村濕翠曉濛濛青櫪蒼杉帶雨濃欲問擔簦向何處當年辛苦事耕農

危峰削玉倚江天嘉木亭亭出道邊一騎從容斜日外世間誰復有神僊

宿雨初收樹樹烟飛流萬丈下青天此人此境能佳句何必匡廬李謫仙

溪邊樹樹帶青風涼滿幽人水閣中若少知音來眼底憑誰畫我作隣翁

桐丘八景

蒼雪坡

森森爽氣霏晴靄淅淅秋聲度晚颺笑我一生長苦俗幾時相過乞君醫

丹霞塢

何但劉郎去後栽人間自有小天台即今不是秦皇日一任漁人早晚來

望湖岡

太湖之水常欺我浩浩湯湯不盡觀一上岡頭還自笑等閒柘杓未爲寬

穿雲磴

杖藜得得縱幽尋林氣巖扉晦且深但覺衣增峭寒

色不知身過幾青岑

讀書墩

荆公空與謝公爭何似先生自築成
不失陵夷不孤聳攤書讀罷夕陽明

撫琴石

天漢中間第幾星謫來歲久色宜宜
洗開試與摩娑看應有西川李氏銘

狎鷗汀

門外群鷗肯見親居然便足驗公仁
不須直似冥心說物理從來本近人

調鶴徑

高人與鶴兩昂藏相對真應一樣長
忽地戛然鳴不已烟蕪一片月蒼蒼

自竹寨驛西濟河登陸間行

萬壑千崖落日低秋禾遍地入無蹤
重嗟苙澤南邊客今在洞庭西杖藜

辱叅將童公書兩絕句于拙案首冊依韻酬之

雕鐫小技豈良工螭蟻空螯味易窮
敢說諸侯老賓客直將玉絮付劉公

牙齒稀疎鬢脚華秋來無日不思家幸從玉帳論詩
後解却他鄉多少嗟

芙蓉四首

寂寥池上托孤根相與愁人日揜門風雨不妨顏色
好翠裙紅袖兩翩翩

羞將白髮對芳藜涕淚縱橫落晚風莫怨天涯共淪
棄佳人薄命古今同

倚風誰敢擅娟妍獨立還看配水僊一種江湖閒草
木幽人客子自生憐

冶色清姿未覺繁一枝摇曳照山園山園落盡誰相

惜折取歸來浸玉盆

對山

人家缺處講堂東鬱鬱蒼蒼知幾重天爲先生太清
苦遙開十二翠屏風

送蔣秀才應鄉試

天上青雲今有梯棊書莫惜遠將携萬人之首能騰
踏方是追風歷塊蹄

頃者東鄰何秀才每夜讀書至二更鷄鳴復
起使所讀者果能背記又無間斷則一年亦

庶幾矣不必三冬乃用口占三詩以美之且

致勸相其告諸人之意亦有在也

中夜伊吾不輟聲林梢月白檻飈清休疑楚徵無豪傑不見陳良是老儉

褰帷仔細爲聽來唇吻瀾汎韻亦諧莫道微言義難見誦多心志自應開

年少須當開萬卷子今所讀詎爲多願令口眼心俱到如貫明珠不少訛

湘山寺二首

平生漫說湘山錄今日湘山寺裏行是否茫茫何處問只應偶合舊時名

野寺行吟真可哀白頭何必弔湘纍夷音獠語都休訝試問家山安在哉

湘潭夜泊

楚岸春多罨岸風孤帆夜入亂帆中二更高浪鳴盆甕容易令人兩鬢蓬

長沙釋悶

白頭人駕白頭波愁思如雲莫轉多慙媿古來憑諸地浪將舟楫獨經過

蒙 都臺行屬督學相公委領寶山書院月

給油燈紙札之費漫賦是詩

恭承嘉命出臺端殊恐無功戾伐檀慙領生徒守書院似兼提舉帶祠官

沈時實以詩留別依韻送之二首

相對真應得幾時相看忽漫及瓜期興來便請謀舟楫不用臨河苦見思
相逢不必問何時花發東園即是期昨夜別魂殊黯黯分明夢見子來思

製卧帽賦二首

卧帽昔從誰所製傳聞取用自匏翁據翁詩語無難作正與塊整樣畧同

笑看何幸出三公只合歸吾田舍翁矮屋長簷身有倚白頭戴着暖烘烘

題畫五首

長松谷口板橋前鴨嘴灘平水接天何處名園堪爛醉東風死馬信翩翩

水葉田田江畔閑半天高柳翠毳毳携杖偏趁下風坐不弄漁竿便酒盃

江頭楓葉飽含霜落景接堦半杏葉如此清尊與黃菊自應一醉吞秋光

高閣參差隱樹端低雲合沓覆江湍幽人雪嶺遙爲

伴各擁白頭相對看

槿籬深擁屋重重人在嵐光竹影中一段風烟何處好江心舟小夕陽紅

寄歸竹心二首

竹心記得曾為記竹下何時許再遊不擾綠篔簹青蒨笠請攬西塞一漁舟

一郡溪山數郭西似君幽墅更堪棲村原平曠田腴美不獨戶鄉好養鷄

中秋已及人意落然聊賦二首

年年欲擬作中秋及到中秋願莫酬人事天時似今

歲不知曾得醉看否

陰晴天上本難定憂喜人間不可期歲歲年年虛過了白頭人有幾多時

聞東軒携其內子收菓栖梧二首

十畝春風桃李園低墻矮屋傍江干年年菓熟誰同採德耀持筇奉伯鸞

種樹初無五六年樹頭嘉實已團團主人應恨天生物何獨蟠桃結子難

東軒無子

畫景五首

水氣浮空野樹昏樓臺高處動朝曦草堂寂寞雨舟

遠心迹還應得共論

楊柳含烟翠帶長野橋平帖水茫茫幽人莫謂全無
事作伴看花也自忙

高木陰涼生碧烟虛窓岑寂向江天百年底物堪消
破頭白勞勞守太玄

秋氣蕭蕭木葉寒兩翁坐看夕陽殘莫教輕換三公
位不信臨溪一石安

西山突兀擁夫容湖上寒雲重復重添得雪中清絕
境孤舟簑笠此漁翁

畫景

微微山徑草烟深七尺烏藤四尺琴天地清風君信
有眼前不見賞君音

灤東二首次曹僉事良金韻

幽人元與世情疎閉戶年來只著書自比成都工部
宅吾云亦似子雲居

青山一半入湖中睡起時時作灤東莫倚已公茅屋
好賦詩還要杜陵翁

愛蘭豔詞二首

風流窈窕杜章娘一種春心寄楚芳不用萼華盈九
畹生來原有自然香

不憐李妹與桃娘，
秬惜靈苗占早芳。
已出阿宜風調，
上國香更歷帳中香。

謝坦翁惠青紫二種大莖二首

冬官卿本司邦土，
不訝園中物易生。
種得江南青紫，
豈明珠的的滿盤盛。

要知收此亦勤辛，
舊德年來似隱淪。
會見爭迎正色，
實莫疑便是種瓜人。



練溪集卷之二

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左塘閔如霖校正

五言律詩

奉陪劉紹興先生遊雙福寺次韻

遠入佛廬中，森森古木叢。
彩幡紛綺縠，花勝簇青紅。
國蔡夫誰信，山尊亦偶同。
看君生遠思，雲海矯孤鴻。

泛太湖

浩浩具區水，春風白舸過。
三州全跨據，七政畧包羅。
報主身殊遠，懷賢思尚多。
何由邊徼靜，壯士不橫戈。

送高舜臣舉人北還

詞華誰可擬聲價夙相聞偶爾一尊共仍爲千里分
舟中淮海月馬首太山雲今日送君去何時再見君
雙林以東多平林長野秋冬之交秀木挺挺
動千萬章青黃間出殷紅雜椽天之繪繡也
予漾舟其間適雲流雨興朝光熹薄從而望
之不說他處雖輞川之勝亦恐詩人溢美未
必過是也時嚴兄爲地主道入一小洲外環
以葦中有茅屋二間四簷隙地皆桑區芋徑
菱池韭畹蓋守望處云陸丈所築嚴兄坐其
中俟茗供出亂流過溪南升末思堂具尊俎

以酌則陸丈之先塋也塋寬數畝雖無龜趺
石馬獸鬣之壯而蓬丘馬鬣自得山人處士
之本懷其編竹爲籬疊石爲山引水爲沼又
有江南園林之雅老人作事規模如此知其
幾年累耶其將終身於此而沒世於此乎自
言生不見官府今年七十一矣然則

聖朝之良民吾鄉之耆舊也世有幾人哉余
愛之慕之與嚴兄醉醉而睡且熟晚起又醉
竟據其床而宿亦僭也已議明日步至水心
塔院往小鴻村尋故張夢坡先生舊宅極其

幽討夜半風雨交達且猶綫綫下茲遊遂止
於是然其更東若生前曾踐斯境又似夢中
曾造歷歷可憶嚴兄吾季祥也與陸丈爲翁
壻曰子其記之乃爲賦詩三首而先引其槩
云時正德丙子冬孟之十二日也

雙林東去路萬木瘦而長天護初冬葉秋塗幾夜霜
隔烟藏羽葆借日露文章中有桑麻地貞爲陸氏莊
聖世有遺老崎嶇總愛閒開瑩面平野以石作陰山
何處白楊地誰家綠竹關今年七十一晞髮見新班
却媿狂夫體來登高士床百年將浪迹一念復吾鄉

微月欄前白寒花酒畔黃明朝劇遊興殊爲雨聲妨
秋夜邦直與太白山人孫先生見訪且邀至
其舟中翫月二首

繫纜門前月相歡到夜闌隣人揜門睡漁父刺船看
木落天河湛雲孤海宇寬能辭力疾坐却怕酒壺乾
有客夜相過移舟月色多白雲衣皜皜黑霧鬪蒼蒼
鶴警露垂野魚潛水動波歸來方就枕靈曜燭山河

秋日

天清日射野羣動復熙熙暖砌蠅飛集寒汀鳥下遲
秋風片葉落白露滿園滋不抱沉痾卧吾生亦足怡

余自西河菴回邦直送之至余安山泊舟費
尚書墓下小酌

送別野航輕因爲丘壘行芳尊連竹色長嘯入松聲
人世休回首溪山且放情飛來雙白鶴可是昔年丁
中秋夜徵君孫太初陳用明董子言僧戒堅

翫月西湖

翫月西子湖湖平望若無涼雲影狼籍宿雨意模糊
五客獨舟楫四更猶酒壺此身在何許黃帝夢華胥
同孫太初吳介夫遊太慈寺得山字

杳杳太慈寺松門許客攀晴空含白塔秋日遍蒼山

萍蓋石池面藤迷風磴間虎跑泉一勺神異動衰顏

同嚴季祥潘光甫諸人夜遊長蕩

湖光一千丈灩澦月初生小艇木蘭楫長歌水調聲
菱花和露白荷氣得風清歸去不須燭流螢兩岸明
戲次性之雨窓夜坐韻

秋夜綺窓內淒淒雨氣寒清尊誰共醉明燭復空殘
遠信魚雙杳流光指一彈黃金徒散盡終莫鑄餘懽
冬夜同性之文化寓宿廣化菴

冬夜入僧房同茲華燭光人棲金世界地次水中央
木落天風惡氣收河漢長心清翻不寢拂几再焚香

味暖足瓶

緘口餽其腹突梯無喜嗔黃昏斟沸水味爽有餘春
莫恠稱婆子元宜伴老人溫柔卿固暖猛獸爪牙新
淮沮送文化至南溪獨歸

扁舟君去遠中野我徐歸又是何時見重從此地違
青山太古色白日暮春暉寂寞行還駐客情安所依
茗東道中冰合以肩輿行

天地唯冰雪山川似有無凄其風颺緊蕭爾日車徂
高調宜推郢雄心欲滅胡憑誰抽利矢先射穴中狐
甲戌正月十六日報西谿龍公南坦劉公之

訪夜行

夜入長興界山多水似溝舟傍防虎伺柁尾想蝦浮
沙月昏難見陂雲散不收鷄鳴行役倦權宿古橋頭
質明飲西谿公所寓池亭晚酌吳德徵寶善

堂且就宿二首

賸有江湖思獨多臺館音波光搖藻松風力攪花枝
白髮重來日青春政好時無辭推不飲杯至數嫌遲
醉眼忽然改華堂列繡筵青雲流絕響玉版荅新篇
壺矢縱橫落杯盤次第傳籠燈過廂下月照柳蕪綿
質明飯南坦公蔭白堂因過董嶼山菴訪其

泉翁二首

焯煌古刺史蕭灑小茆堂誰信杜陵物長容朱老掌
鮮新叨海蛤腴美媿河魴飯飽爲尋訪山茶照路傍
褰衣兩高士攜我探幽人古路三义口長松百尺身
相隨有孤鶴一笑伏驚麈却就菴中飲梅梢入座新
與孫太白邵文化沈仁伯遊西余山竹院且
宿二首

茲遊尋舊約客亦是重來未沒竹間句還行松下杯
厨烟紛入塢池水靜依臺佛日空高朗昏衢只未開
落日隱重巒天高橘柚寒已湏成夜宿更覺有餘懽

選佛壇場好凝禪帳幄寬平生二三友時得共偏安

守歲

守歲同風俗悠悠一病身此心終戀舊百事已迎新
庭燎昏無火棹蔬宿有辛年光隨燭淚零落伴吟呻
冬夜文化見訪

夜久聞叩扉求衣不得衣溪翁何足訪野駕自難違
舉燭憐清瘦春梁屬黑肥娛君苦無物謾只有漁磯

雪

沙寒湖水清脉脉去何輕誰觸梨花樹人屯細柳營
帝鄉雖甚樂田舍亦多情且買杯中物昏然醉不醒

太白山人草堂

愛此茗溪好傍溪開小軒青山相對靜白日不聞喧
把酒兩三酌誦書數萬言襄陽龐處士雅志在丘園
飲酒戴山大石上

提壺隨地飲向晚得坡陀縱目接春色俯身臨曲阿
月明天宇好風至夜涼多更愛莓苔碧橫眠發浩歌

魏氏新居

卜宅青山下圖經第一村人烟疑谷口風俗近桃源
溪鳥來孤石鄰鷄上短垣主人廊廟器煩爾且泥蟠
宿關氏山齋戲題

昔謾有幽夢今應驗此來高垣連谷繚重閣據山開
夜靜燈花喜風清木葉哀拒閑喧且浴虎亦柰何哉
過潘氏水莊

輞口應相似主人仍有君夙心元契合此晤更殷勤
玉藕行平地銀鱗戲淺漬他年徵宦畢來往復何云
有陸生讀書山中其人與竹風調兩佳贈此
詩

好竹當窓長森然如玉人此君何洒落吾子更清真
散帙白魚靜卷幃黃鳥新少年安梵宇斯道見應親
桂荏爲胡應元進士

三天舊靈柩一夜降君家青玉扶踈葉黃金璀璨花
香連帷幔複影傍典墳斜想自歸華省清陰把戶遮

吏部雪立

地上初靈到空中復亂飛啼鴟窺吏肉立鶴曳儒衣
太宰臨中座郎官入兩扉堪嗟爲微祿心與跡常違

詠酒二首

入面紅如許真宜喚作春生逢太常客卒送謫僊人
欲試淮南語須看缸面新常憐杜子美不得即露唇
聖賢雖有辨鮮悶莫如君夜杓吞明月春瓶下白雲
味醲藏郁烈氣厚見氤氳不是神仙造靈方世得聞

詠雪

風中光鏘鏘雲裏影皚皚作態高還下含情去復來
清憐穿竹樹遠見上樓臺是處催歌酒何人獨挂瓶
詠爐火二首

莫取生紅易須知守黑長體虛光盛發材厚氣深藏
力盡堪書字功成得沸湯寒宵相對此老伴是誰良
因風自騰焰就燥輒成煤君口宜無躁吾心不共灰
濛濛增夜色益益挽春回自此雖更僕何煩苦膠盃

聽哥

蘭房生夜碧蓮炬亂春紅風入鳴絃際雲縈度曲中

遠山疑翡翠，淥水出芙蓉。却恠陳王賦，詞猶未甚工。
遊姚中舍山林二首

出郭藹風烟，芳園復窅然。絳桃春意足，青草日華鮮。
何氏山林勝，習家池館偏。登臨堆錦繡，莫賦洛京篇。
轆轤灑井上，百尺取清泉。散入蘭畦潤，遙循柳砌旋。
終懷漢陰叟，未謝永和年。落日回疲馬，猶堪相滿然。

來青軒

碧瓦連晴昊，丹簷向絕垠。林光滿虛幔，山翠入低垣。
感慨情多有，登臨眼未昏。振衣隨落日，又指一祇園。

洪光寺

盤旋窮九折，糾殿忽龍葱。寺正當高處，山都在眼中。
翻堦花勝雪，委地柳宜風。霑醉歸途裏，春雲處處同。
碧雲寺

入寺湧金銀，千門記未真。曲池波澹瀨，陰洞石嶙峋。
竹待虛堂夏，花留別館春。桓山空自壯，畢竟屬遊人。
宿弘濟菴

禪房經信宿，桑下戀還多。雲氣乘風合，山形倚月峨。
幽蹤沿白石，梵放隔青蘿。本是潛居處，其如客土何。
華嚴洞

洞自何年設，天開白石扉。靈風祛世垢，陰靄濕僊衣。

應有異人到長多釋氏依壁間題某某名是代還非
橋門別意爲李太學嘉辰

磊落名家子從容壁水人早聞庭下訓自是席間珍
六館聲華好三冬事業新携書歸故國暫卧楚山春
登玉巖聚春樓寄宿

蓬梗何根蒂棲居且滯留百年誰是主一飯自宜酌
夜靜灘聲怒秋來月色愁時時有歸夢直到雪溪頭
市汊即興

二月烟冥漠花枝裊裊新江山真樂土舟楫自愁人
肝膽看同伴奔忙仗此身辰州疑尚遠往往莫知津

和酬分宜嚴太史先生贈別

仰止平生願誠深竟不冥高階容冒陟妙論幸徐聽
摘藻開文囿拈毫配道經駑駘應得法伯樂眼垂青
謝馬少尹鸞

經過重干請道路分艱辛不意衝君邑深能念旅人
客庖肥肉具驛騎錦鞍新即此觀爲政應知最近民
舟行即事二首

自出沅陵邑青山有斷時鷗飛江色遠麥秀日光遲
漁艤多剗木人家好插籬只無蒼雪柳裊娜萬枝垂
日月行天速江山在地長迂愚豈諧俗老大祇懷鄉

草愛綠坡細花憐落水香眼前平似鏡萬慮一銷亡

與李學諭鄉兄遊廣恩寺二首

寺倚春山下天風亂觸鈴高松千尺秀新竹一叢青
象教嗟垂廢夷方得覩經相看人萬里雖醉意長醒
居僧閑陝客行脚徧華夷能說蘇杭事猶餘隴蜀思
三車徒妙悟一鉢傍誰持莫恠言相入漂淪共此悲

宿石菴先生省中

高德當途遇窮生感最深慙將步兵哭幸聽伯牙音
明燭霏霏重清尊艷艷深對床眠不穩復謾道桑陰

鐵柱宮

池水何深黑臨觀亦好竒萬家懸此柱八索至今維
直道能驅鱷雄詞敢懣螭旌陽賢縣宰文雅固吾師

臨湖望孺子亭

春入東湖早湖亭望益孤雲邊浮碧瓦水上見紅櫺
日采依新柳風颺掠短蒲自嗟空仰止人只在泥塗

聞鷓鴣

萬木叅天處公然一再啼方憂變獻悔禁得馬驚嘶
深谷風還起中天日欲西真應行不動莫道此無稽

上沅州

未見楚山盡叢然越嶠來東西還屢易陔降謾千迴

人在天邊度舟從水際開江籬渾不見屈子死堪哀

沅州城北門樓

百雉孤城上巍然出此樓貯風函道迥却暑歷廊幽
水面新荷疊山隈美竹稠羈遊天畔客一上足遲留

過普明寺

閒居無所適騎馬向僧房曾是蓮花界難咨貝葉章
依遲看老圃惆悵別空王獨托猗猗竹清懽庶一償

三閭廟

喬木陰陰下祠堂寂寂開清忠應絕德辭令寔鴻裁
萬壑豁訝向長溪演漾迴後人來弔者何獨賈君哀

哭臧精膳

憶昨金臺上同遊賸一年臨文才奕奕勸酒興翩翩
每抱青綾去相携粉署眠回頭今可再悽似絕琴絃

和答顧箬溪憲副送別

直以鄉人誼遙瞻使節來之官憐我遠游世仗公才
寒到臺端肅春從筆下回更須知八法都在牘書堆

遊竹灘過朱山人家

前臨一江碧后擁衆峰青脩竹陰中逕丹楓樹下廳
女工冬未畢農務暮方停淳古無雕刻人來具醪醢

過施秀才馬上口號

嵐氣濛濛重楓林歷歷踈黃泥山鬼徑青竹野人廬
曲折藏深谷寬閒得故墟馬前如落幔遙識是園蔬
蔣生鸞請遊清水塘道院日久矣然與念則
雨豈天不欲人爲此佳踐乎惟之有是詩
林塘閔靈貺瑀宇拒塵蹤曾使清緣遂常將沴氣封
閒扉憐獨拚美澤笑虛鍾安得天澄霽還開曠蕩曾
送張南溪僉事赴陝西三首

關陝古名都堂堂西北隅誰言非屏翰本合用文儒
黃屋憂方切蒼生望已紆請將經濟畧次第執鈞樞
直道曾三黜殊

恩竟九遷豸冠新執法粉署舊神僊江蹙桃花浪山
籠柳葉烟我侯殊悵別契分重同年

昔頗得承讌今仍及送行知名海內士敢諫省中英
不憚南荒地安然北斗城願長翹白首倚杖聽賢聲

中秋晚晴三首

晨雨晚開霽天公欲兩全那知酬令節復是酌豐年
野迥烟埃散樓高露色鮮誰家有明鏡比得此團圓
媿此中秋月流光浥病身徒將詩筆弄莫與酒盃親
團扇淒淒冷羅衣皎皎新百年曾幾夜一半付含顰
安得人無恙清輝滿十分高筵會文字美酒送青雲

金氣草頭見商飈鴈外聞不辭通夕翫酬勸各殷勤
題扇頭小景寄莫太學

愛爾青山客彌年事簡編行能殊潔茂蹤跡素幽偏
卧足亭臯下歌饒水石邊來秋鵬翻舉看作桂宮仙
畫景

靈境最偏處幽人嘉遯林憑虛高起閣望遠獨開襟
日映蒼江靜雲寒翠篠深迢迢縈小楫若箇特來尋

師望席化庵讀書

讀書祇樹園地僻絕塵喧一逕通山店周圍帶水村
窓中浮翠重階下落紅繁莫厭披經笥門生要乞言

月夜

月傍孤城鼓風連絕嶠清長天見螢火美夜帶蛙聲
細瑣無能道晶熒比晝明誰憐離別子設有故園情

和酬袁晉臺見憶

鴻鴈各西東悵然常在中才名雙晉誼風味一文同
湖對新磨鏡樓憑舊太空無煩憂陟遠朝論自應封

秋風二首

知乘金氣發聞自土囊來颯沓瑠柯振虛徐繡戶開
旣多流動德復有激揚才汾水何悲甚蘭臺獨快哉
娟娟復娟娟不知何處生空殘紈扇影偏動玉闌情

喜戀羅帷薄，鮮含砧杵清。何勞堂上燭，中夜淚縱橫。

七言律詩

過西河菴訪邦直用嚴季祥韻

蘆葦無窮水，耿綿忽逢溪口。柳橫眠愛君獨，辣無塵
地與佛深棲。不住天詩不緣僧，涉蔬筍戲還全俗采。
菱蓮俗以大罌置水上，坐其中，以左右手擊如兩槳然，其行如飛，無水浪，雖湖中亦可往。慙余
索莫始漁父，鼓楫來攬靜者便。

次韻王孚伯小飲王侍御園亭

華軒風竹許人看，滿地烏啣菓核殘。天上曾分新獸
錦，人間剩煮小龍團。淋漓醉墨題蕉幅，卓犖尚懷製

釋冠伏虎山林寧不起，瓜牙無惜養桓桓。

寄暉公

歎息天門折翼回，舊遊阻絕竟無媒。春風紅藥空開
謝，小院黃鸝自去來。竹裏愛携逃暑簟，樹邊思引息
陰盃。支公結制今何似，禪榻還應綉紫苔。

次韻甘泉翁萬竹亭下楊梅熟

幽人種樹已成林，賣菓年年可百金。垂地早枝朝雨
歇，參天密葉午烟深。味甘分送鄰人食，品絕徵求賦
客吟。更恐後來忘所自，臨風謾有子孫心。

己巳十二月二十一日奉陪劉紹興先生遊

雙福寺先生欲止茲寺僕却回舍寄此詩

牢落僧房客寓居隣人誰解餽嘉蔬六時清漏蓮花
水一穗黃雲貝葉書月枕夢回僊籟寂雨窓聲殷梵
鍾餘杜陵投老名貪佛憂國初懷寔未舒

二十五日携酒再過已不及見矣留題壁間

雪鴻蹤跡信難憑

僕前回舍時先生示詩云
談玄定何處雪裡送飛鴻

古寺重

過獨老僧緝碧不凋階下樹青熒無盡佛前燈酒斝
携去尋誰共詩句留來記亦曾一夜僊舟追不得春

山拂曉翠峻嶒

王孚伯妻楊氏挽辭

孟光爲婦甘漂寓年少辭家老未歸麕糲不忘傭作
食蕭疎已掛隱居衣翔鳶白日知先舉老鶴清秋怨
獨飛安得便從諸女傳爲題姓字表君微

題閔淵之書閣

書閣岩堯瞰水開好山日日自能來漢琴舊斲焦桐
木鄴硯新收古瓦材天晃綺䟽流灝氣烟生碧帳落
香煤惜陰慎莫憐花月一刻千金付酒盃

獨坐

兀兀無聊據案人慵開窓牖對芳辰縱多江上繁華
事何與齋中土木身滿眼黑花憂病在半鍋白水笑

家貧平生一二論心友隔面如何動幾旬

與溪亭燕集光父弟中用前韻

意氣於君忝故人相逢敢說動星辰好風微雨湖南
地文酒清談物表身相馬經亡休論骨種魚澧在且
安貧從今莫遣長離別須念行年各四旬

次韻施邦直寺齋

詩律清嚴老将家靜眠古寺走金鴉竹深文雉皆鳴
谷花底黃蜂晚放衙縱發書聲降梵語間修茶會闌
槍芽新篇不惜投知己屋漏餘痕滿紙斜

西湖次張子羽韻

醉眼看山如入畫仙航渡水若行空人間銀漢渾無
阻月下瑤臺定有逢不向揚州思跨鶴肯於洛浦嘆
驚鴻憑誰力挽西湖淥爲我長前東野窮

壽劉翁

生慙未見古人風博雅那知有此翁濠上觀魚多約
伴梅邊放鶴自開籠少扶拄杖身增健不服丹砂面
發紅我祝長生兼祝貴嗣人才器等璜琮

寄荅時獻表兄時卒業太學將還

金陵不獨費君思故里吾猶惜此離有妾 京華春
意足無衣江國北風悲昔承釋褐初偕計今喜寧親

漸有期早晚梅花開數點一舟相逐水之湄

答陳稻亭有序

辱枉駕敝邑竟坐不知及得遊道場山詩教已歷數人手但知從孚伯枉寄而月日莫知也昔西湖舟中濫侍觴豆蓋三載于茲左右猶未見忘厚孰加焉故敬用隨韻屬句以自追惜將仍托孚伯附上其達否固未可稽矣詩緘何處爲傳來闔取多時更一開水北幽人嗟獨處山陰好客笑空回清緣未共看雲竹醉夢終隨卧石苔他日續遊追勝踐思君可復自勝盃

頭戴陶公漉酒巾宛陵句法太清新鴛花事信無多日山水鄉能欠此人可愛閒鷗江上舞最憐威豹柙中馴長遊歸去風流甚東海東頭百尺綸

送俞侑還永豐

相過相好幾年餘宦邸交情似里閭歎我髭鬚渾已改喜君才氣正應舒關山此去雲重阻驛騎那能月一書今日尊前還把酒他時離舍定何如

次韻桑博士先生哭子

珊瑚忽碎寶珠沉清淚如泉不可禁物理自應東野識憂懷誰似樂天深從來愛刃藏餘銳老去玄文失

賞音却顧庭芝猶滿眼尊前花下且寬心

芭蕉

青天墮此綠雲堆吟繞時時滿百迴長袖何須官妓舞短篴欲爲故人裁么麼心已存包括突兀身還見忌猜五月炎蒸人在甌濃陰自到榻前來

夏日寄邦直

忍飢閒向北窓眠久病仍遭毒熱煎寫帖厭從人乞米調符聊問井賒泉韋經隱義行須究木榻當年坐已穿羨子養生提四印火雲如炙賸翛然

聞王壽夫下第回舟從澈里經過

道揚颿舍外過風烟滿面笑聲多雲霄回望休惆悵璞玉懷歸且琢磨白髮親懽扶短策綠窓人健畫雙蛾慙余久闕登堂賀何日一尊相對歌

宴黃氏池館

池上舊多芙蓉

此堂記得曾相過再過悠然十六年着雨小桃橫檻外攬天高柳倚簷前人誰無事能長醉髮有何方使更玄欲問芙蓉依舊否臨池隱約見嬋娟

追和趙松雪秋懷仍效其體五首

高梧搖落碧天空踈雨蕭條過楚宮老盡桂枝雲露外開殘菡萏野塘中瓊樓寂寂通霄月鐵笛飄飄萬

里風歌罷五噫却南走令人長自憶梁鴻

草木逢秋日夜衰魚龍翻浪滿江吹多才何獨相如
病九辯應無宋玉悲漢國金人成底事伏波銅柱記
當時嘹嘹一鴈西風裏欹枕無聊費我思

荒草芊綿白露溥石麟眠處揔衣冠西征車馬無消
息南渡君臣豈久安鸞鳳肯從千仞下鷓鴣欲寄一
枝寒人間萬事何須問濁酒黃花且自懽

欲尋王謝舊風流一片烏衣巷口秋往日繁華何足
計他時荆棘已堪愁周南却嘆多留滯司馬寧知不
倦遊碧海丹霄長杳杳鶴書無信倍增憂

白雲搖蕩映江湖臺上蒼鷹不可呼冷落秋花霜裏
艷驚飛夜鵲月中孤不堪綠髮隨年換唯有清愁與
日俱破竈無烟塵滿甑平生長嘆范萊蕪

寄邵君文化

秋風紈扇動遐思况復悲歌雲漢詩舞有大雩閔
廟筭儲無儋石繫吾私青山靜處開書帙白日低時
卷釣絲念我故人餐糲飯慈闈何以勸加匙

施邦直自土山邀余與邵文化歸宿途中作
天青水白迥相違帖帖輕舟去有歸楓葉正供詞賦
客晴山偏照醉眠衣才能但覺綸竿捷忠讜長期諫

疏稀今夕且於君舍宿一盃共看月生幃

送郡侯劉松石

昔騎驄馬走咸京道路人人知姓名汲黯未須煩治
郡蕭公自合使持衡十年共厭徵求苦 五位新開
日月明請把從前風采整孝宗王業復垂成

生辰

五十二年今日始江湖鞵襪亦初成莫看除目論通
塞且擬抄方治性靈春竹長篋思淨業時蔬生甲見
幽情慈顏彌遠身彌老報饗唯多淚點橫

遊西余山寺看竹

今日真應爲竹來石頭路滑更莓苔清江靜處刺舟
楫茂樹陰中開酒盃但覺焙茶堪送老未防食筍解
爲災長安土已無由踏淨域還須到幾迴

閔堯卿新居

甲第隴葱照水濱重開定國舊高門孤卿華閬標先
德堂構宏規見後昆碧砌月寒饒夜色文窓日上
春溫河樽山俎懽無已喬木名家慶有源

和唐戶部西洲馬聲歸鳥各一首

太平屬耳聽康衢紫陌流亡反疾呼鴈鷺劇干中夜
月駱駝峰厭五侯厨未甘蹴爾人無也能解嗟來之

有乎凍餒固難衣食易

聖朝焉肯不相圖

百千接翅噪晴天忽下寒條亂後先西海子邊巢未
穩南薰殿上影相連日隨畫角爭餘照時共踈星弄
遠烟多少愁人爲愁殺幾家朱袖復朱絃

追和呂太常題太湖集後呈衡山待制

當年玉柱共金庭賦筆鏗鏘走百靈秘府只今資校
理舊遊唯得見圖經浪生胥口茫茫白樹立靈源箇
箇青點檢已無徐幹在和篇雖好伏誰聽時禎卿殿撰已下世

次韻韋南谿立春日朝賀

銀虬猶自戀寒更仰識

龍顏喜氣生動地山呼隨月下鈞天僊樂入雲鳴宮
花競剪先春勝苑樹徐飛出谷鷲送臘銀杯今日倒
更看大慶

聖功成

又和是日與諸同年退朝聞鶯

差池珮玉出承明紫禁新鷺應律鳴

聖主召和陽德正青皇得令泰階平好音共喜隨風
去金羽遙知傍日明未與滁州西澗比不勞譏刺後
詩情

次韻朱遜泉老女瘦馬

莫怨蹉跎誤好春，青裙縞袂自孤貧。
盛顏不及從君子，焦髮何由入世人。
脩竹天寒空倚薄，紫蘭風暖且開顰。
逢人今已羞言嫁，更望夫君儻見親。

悲鳴莫向少年場，知己無心借寵光。
萬里長途空自許，千金高價望誰償。
長思隴草萋萋綠，終識胡雲片片黃。
毛暗塵沙竒骨在，只無杜甫爲君傷。

仰首長瞻古戰場，青絲羈絡眼垂光。
行空絕力都將盡，報主初心畧未償。
海上風雲連地黑，幕南砂石射天黃。
應嗟卒困鹽車下，不爲區區坐豆傷。

次韻漕湖錢奉常除夜書事

日月堪吟諸與居，燈光中即有乘除。
不知電露元非實，誰信聲名好是虛。
情在屠蘇從少酒，老隨流轉紀年書。
官閒地散憂仍少，不用睢盱駟馬車。

上元夜陪主客張南溪丁滄源二主事觀燈

臧膳部寓第

百疊春雲中吐輝，無風時復弄霏微。
斜臨綺檻文相嬾，正落銀盃瑩自依。
齒齒紅芳開處艷，梨花香夢醒來稀。
舊遊憶煞錢塘看珂馬，天明尚未歸。

同陳石亭文衡山馬積石三太史及素邦正

太學同遊西山道中作

河畔從容按轡行
西山向客漸從橫
野橋揔是曾遊處
官寺紛然勅賜名
蒲葉萋萋臨水短
桃花點點帶風輕
相看雖結天涯伴
取次幽尋亦有情

泉源亭

山中寺石亭先生多所曾遊

下馬相携入谷中
春禽啾啾日融融
攬天絕壁千尋立
出樹懸泉一道通
野寺門高垂柳碧
山亭池靜落花紅
謝公自是登臨慣
幾處精藍有舊踪

玉泉亭

石約斜通四柱亭
幽峰影倒垂青
未湏飲馬汗清

冷謾有遊魚出藻萍
雪浪晴翻行客駐
琅音遠播醉人醒
豈知絕徼塵霾地
一曲金沙漾細星

功德寺呈素君

去歲曾同遊此寺
今春更與卸鞍韉
翠華不返迴千嶂
金閣徒高倚半天
看竹人還携酒具
落花風自颯茶烟
客身萬里心常苦
只有晴湖絕可憐

湖邊歸

十里湖波半葑田
晚來落日劇娟娟
青山齊占黃金刹
白鷺斜飛翠柳烟
二月春光真澹逸
一番行樂儘留連
共言歸棹從茲路
比出山時更豁然

與韋宗臯宗尹循湖至功德寺遊

謾勞夜雨壓飛塵道上山光潑眼新風景闌珊當晦
日天涯伴侶是鄉人楊花無力迷衣領鶻子多情戀
水濱計我來遊凡四度淹留今已兩番春

宿永安寺林公房

屢過金地只匆匆一宿今能負贊公青嶂上頭昏有
雨白雲下界靜無風情因鄉里彌加厚氣涉儒珍自
不同慚媿僕夫仍宿戒人生真是雪泥鴻

飲臧損齋官署聞議禮賦此

清閒官府吏人稀朝市山林兩不違爽氣正堪支手

板緇塵未許汚朝衣雲中宮樹叅差出雨後林花次
第飛慚媿浩然身未達省中幸有右丞依

同韋南溪翫月懷邦直因寄

對月分明是對君只應同一怨離群人心未與閑山
隔樂事終為客旅分皎皎暫時當戶牖悠悠依舊落
江濱故園日夜曾忘却不但詩中味莫雲

次韻方棠陵先生送沈天序入貢

為君拔劍一啼鳴萬里風雲總壯圖試向篋中携鐵
硯即從雲際識金觚長楊華賦朝投漢明月扁舟夕
下吳餐解自應由太學勿須快快又江湖

和答衡山先生贈別

一誦佳篇思欲迷百年道路任東西扁舟已用遊三楚舊業何堪別兩溪絕壁秋風吹瀑布荒林落日照猿啼只應睡足松陰重謾訪昌齡昔所題

舟中寄答希尹評事贈別二首

北道秋風日夜涼回瞻已隔五雲鄉感君契誼何時盡媿我平生枉自忙白首飄零向江漢朱扉赫奕謝金張不堪自此音書少空有相思各一方

去去身衣十幅蒲故人在念只躊躇曾聞京國幾交好肯惜窮途一腐儒垂老功名彌不遇憂時懷抱獨長吁平生簾閣燒香過不道人間路鬱紆

耿山道中

白舫遙遙泗上來新晴山色黛眉開涼風入樹吹零雨遠浪浮天送晚雷撩亂烏衣憐鷺子陸離翠瓦見樓臺彭門空壯英雄志千載行人首重回

宿寶應湖頭

鳴瀾泝泝雨淒淒却想江南路不迷塵土客衣將澣濯江湖孤劍尚提携雲汀日晚雙鳧下水枕風清一鴈啼行役可憐能自息白頭方欲問沅溪

同僉事曹良金桐丘漫興四首

牋麻取贍剡溪藤躡躡桐丘不計層香案前頭舊僊
吏梅花樹下一高僧何曾老去詩情減長爲春來酒
量增誰擬世間閒土木丈人相與甚相能
不將操行出吾儒身與詩書只自俱中歲便閒誰得
似幾人有美又能居謫僊爽氣吞三楚少尹孤標掩
二疏徃徃墨肥字盈尺不知渾是醉中書

松桂猶應識舊寒世途詰曲已忘難閒綠花曆饒含
笑高賞鶴頭新發丹頭髮半班方用杖車牙都在且
加餐桐丘細路無梯級不夢羊腸八百盤

信然天許倚梧桐滿地江湖養放翁儘有南山菡什
富未憂北海酒尊空蕭閒燕寢烟眠鴨杳耿華堂瑟
度鴻想得平居當睡起團團紅日滿墻東

過唐文學仕鳴家

榆槐一帶午陰清不問童奴盡出耕幽討謾通遊客
至惟迎有媿主人情麥岐穗折金芒秀纔甕絲抽雪
縷明只見郎君換門闕青雲器已十年成

靜寧寺

入寺相將落日曛忙心先訪隱侯墳古池長浸千秋
月折甃猶縈曲水紋門鎖蒼杉風不起園荒碧草路
難分靜寧題額何年始遺蹟端平舊勅文

東寺

寺有梁昭明像世傳是其舊宅也

古木叅雲寶殿深空王法座湧黃金昭明世遠端遺
相陵谷遷來化梵林笑彼蘭奢枉彈舌仗何妙諦解
降心溪風六月颼颼日肯借繩床擬重尋
溪斜路僻野橋橫風色泠泠竹院清雲火空餘殘塔
影月華猶說舊池名梅花小筆僧能畫竹杖狂歌客
有情欲吊前修湖日落浮霞弄水一痕晴

訪王天雨判官不遇入觀假山

巷入葡萄有徑通聳然石筍亂凌空一壺天地藏人
境九疊匡廬在眼中曄曄紅葵榮白日娟娟綠竹帶
清風山陰已有重來興豈必天留憶戴公

宿潘山人家

山家風雨夜交橫梧竹聲多客思清壁下酒缸寒更
綠案頭燈火翳還明鹿門天使龐公隱蒼耳園招太
白行感慨故鄉何處是殷勤能負主人情

餘干道中

翩翩白舸駕狂瀾落日風吹子夏冠犬馬衰年輕險
道江湖遠興托微官落梅香散山腰雪南浦霞浮水
面卅回首江東雲一片有書何處寄平安

遊洪陽洞道中作

新後官奴出遠坵籃輿漫自傍村行故人宰邑能留
客遲日提壺得放情處處陂田帶流水家家篁竹有
新鶯春山欲恣登臨賞回首殊憂失宦程

清明

天涯寥落逢時節萬里鄉心不自禁
祭掃禮疏空引脛江湖日遠少知音
殘花辭蒂餘芳在荒草無邊古墓深
慙媿年衰猶道路破鞍疲馬度遙岑

伏波神祠

山川如此是誰開勢入西南越
嵩來漢世封疆會遠將軍戰鬪得疑猜
威名長壓三危地廟制尙存存百

尺臺銅柱巍巍何處壯飛鷲無數掠江隈

官居初夜

風葉翻翻樹隱牆雨來燈影澹臨床
烏皮未敢輕吾几白首誰堪隔故鄉
水檻松篁盈夢寐山城鼓角帶淒涼
一言有合先箋記恐負摳衣弟子行

聞笛

誰家吹笛韻悠揚好亂愁人百結腸
靜琴書全濕露華涼家奴曠去誰移席
上床北燕南鴻形影悄吳關楚塞路波長

東鄰機杼聞來若在吾舍下其聲蓋與湖中

織絹甚類也乃悵然賦是詩

軋軋鄰機只漫鳴晚風庭院不勝情宛然吾舍東窓下是此輕梭弱綫聲有負當年舊荆婦不來官裏共藜羹幾回食俎餘魚肉便憶啼兒嚶與嚶

涉園見樹陰繁厚杏子曰大悵然有江村長夏之思

杏子纍纍已帶黃清陰滿地葛衣涼虛叨祿米於心作謾過園林把首昂天上礮車雲未起山中運甓口加長何因即引吾妻子進艇澄江棹自將

端午

楚山端午足愁余江轉孤城兩派趨疇昔懷沙真慷慨即今競度尚號呼衣裁白苧思南國扇賜瑤華望北都萬里只為官所縛低頭長媿淮園夫

丘秀才以馬見借

官卑能自惜徒行肯假家駒見子情編埒無金揚駿氣清齋有草助長鳴朝遊席帽飄風起暮洗平川落日明此道宣尼稱及見即今誰謂在門生

夜雨

夜雨淋漓病復侵百年情愫一呻吟誰言散吏能伸足但覺空山易損心碧草長齊廬舍沒黃梅熟盡水

烟深羲皇上已無由到獨憶前人不媿衾

謁寶山書院

青山寂寂對門居春草萋萋不剪除
二令風流碑碣在諸生藝業室廬
虛窮邊何處尋幽伴落日唯堪望
遠墟却恠張翰尚濡滯秋風方始憶鱸魚

病

延綿杞菊醫門居幸置官閒何有胥人
世亦誰非客子公寮且自謂吾廬
支離廢疾偏聞道雜俎浮言揔
著書世上功名似春夢不妨羸瘠與迂踈

小至日見梅花

不意相逢至日前踈踈歷歷信清娟
玉人寥落依山澗春色差池到客邊
萬里驛亭無信使尋常窓月有
因緣杖藜却憶西湖路滿日寒雲悲莫天

析枝梅

繁條的皪點踈花笑落清貧博士家
寒谷已辭霜氣重晴窓送與日光斜
香浮書卷凝衣袂影動袞容奪
鬢華宛轉銀屏勝女侍何須重要黠如鴉

時有勸余買妾者故自戲云

長至

長至殊方節物新山呈千疊紫嶙峋
梅花翠竹連娟

好鷗鳥紅鷺來去頻欲駕從容林下鞅怕修偃僕世
間身因兒進我一盃酒歌動吳歛淚滿巾

再用前韻答丘太學陵見和二首

年來一任笑懷居能復商歌尺半魚荆土山川雖信
羨毛生才力不中書門前宿願春栽柳雪裏何時夜
折蔬珍重挽留君亦厚不知元與世情疎

南紀誰云未足居歸來不爲食無魚悲傷萬里辭鄉
國慙媿終身老簡書壽考安知非散木荒蕪那復是
嘉疏東都珪組如臨局一著孤高落二疎

謝張軍幕惠鱸魚

幕下郎官餽素鱗玉瓶堪笑出江津釜深湯厚猶餘
尾盤淺蘘踈不掩身落落淮魚空擁劍紛紛湖鱉謾
如銀慙余食飽恣昏睡古寺鍾鳴始欠伸

三月十三日同李蕙向宗夏蔣鸞過丘鳳家

看竹

杖藜徑造莫相嗔君圃猗猗有綠筠虎豹文章春滿
地蛟龍風雨夜驚人葉邊環坐清陰厚節下題詩粉
色新自詫斯遊殊不俗都将君子配儒珍

日暮

寂寂長廊獨往來千山日暮紫崔嵬荒烟城郭鍾聲

早青草池塘雨點
雁作客歲年長
自數思家書札幾
封回老妻炊黍翁
鋤粟有日還同雪
水隈

門生惠笄謝之

十輩駢然一束齊
殷勤筐篚遠將攜
碧膏津潤初加刃
錦籜班駢盡裹泥
材具長身古君子
禪通玉板老闍黎
明朝風雨都成竹
彌谷新梢相亞低

九日蕭然間居縣長汪公以酒肉見遺便輒取酒飲之此與王弘靖節之事畧近用以詩

爲謝

淵明無酒對重陽
幸致清尊輒取嘗
不有白衣來戶

外空煩黃菊滿籬
傍百年颯颯雙鬚短
歸路迢迢萬里長
有感能知慰閒散
無憂不肯念流亡

辱辰州劉秀才繪過書院見訪

祠屋寥寥負郭開
多君獨肯顧樗材
官厨未敢言紅玉
小杓還堪具綠醅
天入九秋光錯莫
山連百越勢崔嵬
不辭異縣爲遊行
請緩扁舟一日回

留贈向顏

不入城中駟贖群
青囊夜讀古遺文
每來見訪含微笑
凡約同遊到半醺
子美鄰人一朱老
東坡雅士幾符君
明朝却欲相辭去
滿眼惟應見白雲

蘇杭求書道經門生向氏辱見留請遊勝覺寺

經過故友爲相留且請招提作冶遊小艇不辭江漲
闊荒林果得佛堂幽冬青禰樹森森立晚粥餘鍾殷
殷收物外閒情本吾意此來更覺近滄洲

求書之行向氏兄弟宗良宗彝送予之辰因別求師舟中贈此

秬綠送我且尋師尚及同舟未別離夜伴維梢傍烏
柏曉隨解纜逐鸕鷀羨陂岑氏多昆弟徐郡陳三重
舊知莫負青雲雙美器行須滿腹貯書詩

歸自黔陽文化以詩示勸不必再履任也領其意敬答之

得歸茅屋恰新年山杏谿桃紅欲然大府簡書雖可
畏故園風物自堪憐敢聽門外驪駒曲請誦南馳越
鳥篇藜杖前頭即無礙皆吾
聖主有餘天

過文化辱示詩答此

寒屋詩書本有文閒園吏似范徵君漁樵舊侶通相
過鴛鴦新知待入群松葉叅差遮晚坐鴈聲寥亮聳
初聞與君相別已忘却對酒何妨各十分

喜閱師望唐仕鳴與約讀書城西

郭外園廬入水雲不妨糲食且離群

殿頭長策謀於野海內高名起自文落日青山明几
案開門白鷺滿江濱秋來誰得羈才子看棄骨油不
再焚

過西余山訪白菴

僧寺尋君作冶遊霜筠萬箇色幽幽夜盤笋供春將
暮曉徑芒鞋雨未收同好十年來畧盡此身無病外
何求即今醉矣且歸去他日相思再繫舟

三月晦

戶悠悠過却春不知春已及今辰揀花風信年光
晚梅子園林物態新欲結芳盟聊自我緬思勝士有
誰人東郊見說猶堪醉碧草無茸軟勝茵

錢塘即興二首

白首錢塘不舊遊杖藜何處尚堪投山家花落薰風
起湖寺門開暮雨收蘇子長隄雲共杳林逋遺塚草
偏幽誰言沈老平生醉死有新詩處處留
老去無心逐少年禪床借得傍茶烟挾風古堰高低
響如月明湖上下圓回首風波憐在目感懷逢便幸
歸田而今欲問天相乞願使閒行賸有緣

閒興

鬢毛何白鏡何明不用相看遽自驚
林下無人聊備數盃中有物且陶情
百年清儉羞才短一職閒居覺罪輕
莫謂閉門高枕卧不如騎馬辟人行

賓湖

門引溶溶玉一泓甚延申稷兩儒生
不辭曳履身臨望長自憑軒目送迎
派接蘇耽僊井遠波含盧扁上池清
何緣盡化為靈液日貫吳人數百罌

雨中

其人世醫

東風簷底立多時默默愁心祇自知
村暗雨昏天欲暮草青花落鬢如絲

裝無陸賈千金劍架有陶潛一卷詩
百歲古來誰得滿人皆不信亦何為

西亭題扇示寄次韻荅之

故人多自擁輕肥誰復如公肯見思
夜雨燈前感塵榻

其詩首二句云南樓久冷餘君榻夜雨青燈動遠思仁風扇上惠新詩
東山高卧閒安石四海知音欠子期

車馬欲來同一醉草堂先洗破壘卮

壽歸安鄧諭學

清才雅望玉温温富貴功名未足論
職主人材官自好案橫墳典道還尊
芭蕉細雨春移石葉竹深颯晚

涉園會員見登超頭尚黑不妨祭酒麩相煩

寄沈竹里

滿林唯見玉駢駢涼氣生衣一洒然落籜亂飛多似
雨新梢直上欲齊天不裁鳳管諸韶石終作漁竿守
涓川歲晚交遊復誰在白頭相對賴君賢

寄施西亭憲伯

嶺左勛名不可磨明珠蒼莖易相訛憑君自信楊開
府一任人嘲馬伏波口誦文篇驚思涌手提賦筆恨
才多非閑嬾慢忘朝市道在堯夫洛下窩

與崔德卿諸人遊一真庵

共理吳淞破浪舟冒寒來作一真遊斜陽門徑人烟
外殘雪樓臺水上頭經院山茶紅的的參厨薜荔碧
油油爲貪飽翫諸名帖燭淚縱橫盃未收

伯虎諸公
墨蹟頗多

七言律聯句

送劉西安至南潯夜泊清風橋下聯句

維舟乘月上河梁劉人語喧囂夜未央燈火隔川相
映照震樓臺隱霧半微茫紫貂風急吟蒐細劉白鴈
天高別恨長萬里遠行從此始震慙勤何異浣花傍
劉

冬夜會合聯句二首

虛叨俊味與名盃凌幾夜憑軒望子來清角城頭正
嗚咽減片雲天外自徘徊敢將江海論廊廟凌肯眎
松筠沒草萊道在詩書隨地好減雲泥雖判首長回凌

天涯暮夜共啣盃減高誼唯君許數來白髮垂垂慙
落魄凌清音坦坦勿徘徊社中新句其於後減興裏
狂歌欲諫萊直待鳳樓朝鼓連凌醉騎款段任君回凌

次日再用前韻聯句

更俯晴軒一舉盃減天光是是傍書來肉俎蔬糜搯
真率凌含毫抽思各徘徊着雪楓柎明歲晚砌雲宮
闕倚蓬萊江南豈少思歸客凌萬里何由一日回減
又它日與賢徵會集希尹寓第聯句仍用前

韻

相逢不肯放醪盃凌遮莫春風入面來幾夜燈花報
消息韋此筵詩興敢徘徊眼中良友犀聯玉凌世上
虛名蒿與萊不是減公興猶淺韋風沙一騎獨先回
是日賢徵凌
以事先回

與南溪用李韻聯句寄子南諭學

新歲長安苦憶君凌南來書信鴈空聞古人出處寧
須媿韋當世賢愚惜未分草色晴開連海岱凌柳條
春動亂烟雲

聖朝雨露今方洽韋鷗鷺誰容久作群凌

五言排律

寄鶴峯邵節推內翰二十韻

又思叨末議近喜識僊標謫宦殊無愠經過特見招
乾螢隨萬卷文鷁繫雙橋卷幔通湖月開襟納海飈
追陪近冰玉談笑失炎熇幽討興何已嚴程限不遙
爭看香案吏穩坐使星輶美化先三物祥刑共幾條

端明方攝事簡肅且爲僚皎皎韜雄劍翻翻弛大弔
宮袍時復着官燭夜難銷山水供瞻眺詩篇破寂寥
風苞含粟墮霜葉映梨嬌豈久淹才子終當佐
聖朝清班仍接武禁苑會揚鏹朽木如無似流萍益
就漂中年病纏繞兩耳髮飄蕭櫪馬懷千里鞞鷹睨
九霄但期和鼎鼐垂念及漁樵不足傳金石康衢解
有謠

顏司訓先生挽辭

萬里來遊宦微官適代耕青燈開六籍白首誨諸生
歲月驚淪謝師模失老成可聞羈旅哭能作故鄉行

斜日茗溪引西風梅嶺旌及門人至此唯有淚縱橫

對雪二首

平臨唯苒媚仰睇極瀰漫始作愁無已滋多惟不寒
迴腸縈故國踦跡在長安縱有凌風想能生度海翰
爲農亦何惡分外欲求官

眼中舊田里荒落次江干屋宇中無闕垣墻外頗完
床帷堪偃卧書籍敷繡看大雪如今日幽情殆百端
離羨雖澹薄骨肉盡團樂門外行人笠窓中釣叟竿
高山和玉瘦雜樹帶銀攢沙鶴翩翩白山茶寂寂丹
在人無足道於我有餘安今迺懸南北寧非兩隻單

見憂父勞苦夫懼婦饑寒戚戚勝刀割何由得自寬

送唐西洲表叔按察桂嶺十五韻

惟昔聯姻好于茲蓋百年祖孫情未遠中表世仍延
叔父聲名起儒林籍甚傳曾將書過嶺忽又鴈回燕
瞻望音塵隔傾依歲月遷歛從

京國見復漫別離遙士論新收價人區舊有綠官程
雖夙夜王事要勞賢桂郡征驂解霜臺屬吏虔清風
常灑灑周道亦平平更喜鄉山近兼應土俗便枕柳
春葉暗華撥夏苗鮮內外俱勛業安攘間後先望之
辭 魏闕長孺卧淮壩請惜埋輪手歸來早秉銓

述雨

窮秋日陰晦恒雨再彌旬浩浩天垂練森森屋溜銀
泔泔曾徹夜颯颯又連晨見慣眸忘眩聞多耳厭頻
西川常吐氣南岳竟藏身汪濊同流涕悲淒類積蠶
池平星歷亂井溢鏡齋淪壟上禾頭爛林中木耳新
斧枯憐隸卒搗濕累家人爲客堪灾沴居官重阨貧
不將書卷展還與酒壺親出戶衝泥淖端居抱苦辛
何由風發發一夕掃紛綸

入辰二十三韻

萃嶽千山裏奔溪萬折迴投篙濤噴面背絳地粘頰

石恠鼃鼃戲洪高雨雹厖後夫殊造次行子獨徘徊
側塞穿無路歎傾進觸隈真從漁父放曾是武陵來
白雨愁常注青天幸忽開沾濡乘日暝陰翳藉風推
散帙忘憂恐聽謠發笑哈更堪論介特直用混氛埃
冉冉生華髮涓涓瀉綠醅伊諳行路苦不覺送春回
旅枕傷吹絮家林想食梅朝朝招隱賦莫莫望鄉臺
薄宦何爲者愚衷孰諒哉師資慙有在訓諭惜無才
桃李吾能擅榘楠自合培迄爲人事困遂使此心摧
張翰思江海陶潛愛麴醅飲河隨腹已借樹一枝該
賦命知前定謀身失早裁幾時辭絕險何處豁高懷

夢寐茗溪曲回頭淚滿腮

有懷韋二評事

山嶽雲霄逼江湖風浪深親朋違執手懷想切中心
彼子甘爲魅夫人肯學瘖道存知就列疏達謂無今
清蔚齋房瑞和平太古音方欣趨陛級遽使潤山林
何處將門杜唯應隱几吟葛中低自着林酒細令堪
嗟我持闕拆奇君抱

國琛相憐從往昔曾敢逐浮沉時托傳

蝮侵踟蹰看鳥度嘆息坐榕陰遠爲

明廷憲何妨養作霖

韋之謫以有於
然或有不

遊竹灘道中

水乾時渡水山豁處看山路轉陂田闢泉行澗道慳
禾根重發穎木葉未爲殷樵徑來從遠農家住占彎
不防牛有角常羨馬無銜傳舍荒秦沒藩籬碎鞠班
履平開禹甸度險峙秦關忽暗清江急遙憐白鷺閒
沙橫魚子艇浦送賈人颿雲際藜簞茂灘中亂石頑
浪遊愁誤入回望恐迷還境壞猶稱楚人烟已雜蠻
誰云非地角一視總人寰棟宇管輪檣垣墻蓋用管
鳥啼丹嶂外犬吠翠微間女首加青帙神身被紫衫
不聞藏角里錯欲比商顏有足增悲喜窮厓亦得扳

雪三十五韻

忽謝經旬雨俄呈上瑞來仰觀渾少隙俯察未全該
霧霧雲重結昏昏氣厚培江流彌綠淨山勢一崔嵬
井絡千銀窟城樓萬玉魁公門人擾攘客路馬徘徊
多作長安卧誰從剡曲迴上誇薪炭賤庭任米鹽堆
愁擁青綾被歡持綠蟻盃易同陶穀味難敵謝莊才
涉水唯貧脛屏風彼禍胎眠牛空久噍立鴨暖相偎
共慶成三白何妨暨九垓南榮猶莫近北戶可能開
清絕連鮫室荒寒想騎臺熊羆將受餓鴻鴈不流哀
強項簷前栢披顏谷口梅不知升道上只解委墻隈

涕液淋奴鼻敷紅上女腮絕炊啼里丐不續踊鄰孩
耿夜勝膏火襖年厭冷災竒葩由水造靈柢自雲栽
融結機安在陰陽道所裁體玄初妙矣霏素亦神哉
却有何相負居然不見陪驚看無伴待疑若有人推
隱隱餘輝散熙熙晝景催春深無柳絮泥濘失銀盃
撲撲聞烏啄茸茸見草芽溜乾冰柱盡凍解玉樓頹
炙背懷芹獻閒居取芋煨窮冬雖栗烈晴昊已踈恢
幽子吟含噤佳人語雜哈春盤登早韭宿火撥殘灰
却動鄉閔興時令白首回

檢前韻凡可爲賦雪押者輒復用共又二十

六韻

漸少逾加薄雖多不及厯乘高借嶽聳踰廣與江河
入谷千秋在成山一日該食苗除短蠶嚙塊病長虺
犬吠宜無恠蛆生卒莫猜潛魚依密藻蟄蟻匿空槐
市暨斜飄慢河橋亂簇椀瓦溝將蓋底土丸欲沉咳
祇有冰山壯何曾火井煥恠索行梢梢恨不至焯焯
氣候符鍾律和調賴昇台速成真幻化終敗豈陳雷
莫負擒胡騎宜銜克蔡枚千林增賁飾萬寓滅氛埃
播弄能任久雕鏤可作坯探湯何謝謝貯火只皚皚
几上重施籍梁間驟集煤力都趨杵白身獨附瓶壘

狐兔甘居窟鴟鳶忘觸罟啜羨曾厭佛罍醴倍資媒
徒欲尋幽隱誰當顧草萊皮存裘脫裏蚨去橐無財
危坐憐孤影窮吟采衆材在詩爲賦比禁體忘瓊瑰
舊瑄拈湘竹新戔擗水苔甚慙抽對劣徃徃手承頰

贈王通守

茂德含和久清才發政長當官三事共入詠五君良
佐郡無繁劇臨民有弛張允惟知肯綮遂乃中膏肓
國賦雖云重邦人可忍傷陽城勤撫字汲黯擅開倉
水涸魚難活支多幹始強所先均役使然後近安康
世枉稱銖兩公曾失紀綱人人皆有賴事事又無

妨忠亮翰

王室仁恩及遠方堂堂博廣厦坦坦示周行善政能
編述中心賸激昂真成持彼蠡妄自度汪洋

扇上小景

驚看爾雙老歛使淚俱流憶昔同兄氏尋常好冶遊
出門依樹下以棹泊沙頭樂甚語還笑行疲憊且休
堪傷前日事何與此圖侔咄彼今高塚警余復遠州
鄉園雖得返友愛已難求為是成題味無端多怨尤
願言持扇者即念孑然儔如有連枝好及時深自修
菁山竹下同邦直聯句

修竹不知數垂天翠幕寒侃亭亭朝日裡裊裊暮雲
端白屋何年始胡床向此安同人留野老絕澗看奔
湍筧末時應溢枕中幽更謹震棲深忘去住情集互
悲歡花落鳥無語藤交石作癡侃春茶方輟焙夏笋
又充餐雅足稱真隱蕪湏試靜觀葛洪丹井畔靈草
有芝蘭震

又泉上聯句

突兀群峰下泉從何處來過池如不去注谷自相旋
委曲穿沙石迴旋偃草萊清冷落第幾嗚咽動人疑
震入海不自愛出山能復回侃憑君全五德餘潤滿

瓶壘震

七言排律

奉送郡侯黃公入覲

東廣山川勢屈蟠鍾靈孕秀到名賢發身柱苑收功
速射策楓宸得路先海內一時稱偉器省中終日
對群僊文章盧駱爭優劣步武英龍連接聯妙墨真
應少顏柳青才自合比淵騫春風賭奕文楸上夜雨
吟詩畫燭前天子向來常旰食人臣分念敢朝眠東
南出守從交薦老稚安居解倒懸直以笑談臨劇郡
更將忠厚挽豐年轉輸抗筆釣民力板籍心完戶

田願渚肯嘗鯁寡姓存溪豈愛苦辛綿人歌庶務來
時着我信何碑去後鐫際會風雲雖往矣回看井邑
定愀然欲為恂借追攀遠恐有申留眷注專富貴固
知公脫畧班資能免世超遷諸生受教誰當報不
肖蒙恩最所偏曾向公堂收橐橐亦於私帑賜緡錢
卜商不耻衣皆結原憲那堪履已穿宮蠲消磨嗟易
盡竿鮎遭鈍笑難緣情隨燕薊遙軫憂戀江淮渺
渺船豫想朝正聽漏早仰瞻

當宁鞠躬虔千官環珮鏘鏘玉三殿爐香靄靄烟述
職鈞銓書上考慶成金帛壓頰有却酒五馬仍南轡

新定許褰帷絕二天

續文獻通考卷三

四十六



緜溪集卷之三

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李塘閔如霖校正

頌

復白茆港頌并序

代作

伏聞鯀汨五行上帝震怒禹順水性天乃出書神聖
大猷帝王盛節告厥成功卒以玄玉其故何哉殆地
平然後天成天成然後人植其道然也惟昔白丹求
福於已舍患於人孟子譏之其後鄭國鑿渠不能苦
秦適爲秦利遂并天下然則水之災祥繫人而已豈
盡天哉

皇明自膺 寶錄斥遠犬羊修正禮法 列聖重華
累葉敦化天清地寧河平嶽鎮五辰順序九農著德
華夏又安夷貊臣服黍稷布於地上業柘翳乎域中
人有顯頌鬼無幽憂惟是東南七郡山川風土繁縟
佳麗昔避楊益今讓蘇杭文詞甲科才名屬望忠鯁
獻納蕭閒幽屏金銀綺繡珠璣玉石竹箭羽毛皮革
貝甲魚鹽薺茗芰荷橘柚菱芡李柰鳧鷖鴻鴈鷓鴣
鷓鴣牛馬麋鹿麀鹿狸兔水玕陸恠茂所不有財賦
之侈累銖可及萬億論勺便至百千其大凡固不可
紀極也然而朗霽期月則拆裂溪湖霖霖決辰則汎

濫階祀綿成歷方涸爛枯槁粒米斤綿不收夏徵冬
歛并乏畊男咨嗟織女涕淚雖閔年分上下實緣河
道通塞揆其所由發從天目歸及滄海衆支滲瀝翕
派噴射原長壑鉅曷咎之生東江失道迂迴北旋葭
茨連江汙萊沒浦潮汐奔渾沙礫填委而白茆港者
橫亘常熟洪流高浪好直惡枉濊湖黃浦千墩七鴉
何莫非川有捷有迂迂則舒遲捷則迅急伊訪其宜
不知故瀆本在于茲乃有大司空李公中聯六卿外
長群牧懋典運儲兼總䟽導謀合神明量包宇宙於
是咨諏地脉幹旋人功書徒庸計餼糧揣長短度廣

狹物土方議遠適量事期編稽五字役動萬夫伯長
主畫貳屬執事文紳武弁設網提...什什伍伍肅肅
整整操畚者雲屯烟集荷鍾者...風迴紀瑕世類
且卻夕祛清冬煥煖黑土燥枯...歌踴躍疫癘不行
此蓋蒼旻翊戴動作得時其...知也已慮始雖老
倪蹙額樂成則貴賤伸眉潦無...格早有懸束云云
鱗鱗去去續續築門樹斗張吏置胥...盜防姦省修
備弛靡原蕪隰渴畛磽疇藉是...弗爲棄區斷血殘溝
涸畎塞漕藉是弗爲陳跡異績...歛就求利聿興卑官
某猥蒙驅策謬應召招目擊偉...盛心賞神速竊惟余

公子俊邊廡閔漕千祀不磨揚公孟瑛深湖長隄萬
口騰譽斯皆蜀產並出公鄉岷峨之英濯錦之秀猗
歟至哉乃作頌曰

東江不涇湖不翻吳人誰作愁水嘆邇來兩乳若蛇
蟠安得赴海平無瀾禹貢嘉績曷亦刊鹹水害稼䟽
已難三江雖復驅風湍諸浦北望河漫漫白茆復兮
功告覃波冥冥兮深且寒鵠鷓戲舞鷗戀灘盈有隄
兮縮有闌灌溉普及楊子干老農束穎荷達官妻子
自此衣食完千秋萬歲長相懽

論

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論

古之君子之有是言也欺我乎哉彼見其責如此言若大而實非夸也故禹思天下之溺猶已之溺稷思天下之饑猶已之饑伊尹亦以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其引以自咎者何如其心不有甚於其言乎是故溺者以濟飢者以飽不被其澤者於是被其澤而信無一夫之不獲也今之君子亦孰敢以伊尹望哉雖不爲伊尹之言無害也顧乃誥誥然任之而不疑至于其心則一夫獲焉若割其所有不盡置之壅闕之地不已若此者君子耶小人

耶吾嘗遊于

都邑謁選天官卿得入省署瞻視有郎頎然而長偉然而大目如貫珠齒如編貝聲出如洪鐘凡東方朔所謂大臣者無不具備下堂而臨士論之其言則又動輒稱是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者諄諄於吻余仰而慶俯而智曰伊尹何必無也天下其興太平乎不然何以有若人獨不敢顯誦而私自往來于胷次耳旣數日走觀之則謹者如雷有以東海而錯諸西海者矣有以北海而錯諸南海者矣荒徼之窮鄉吏不待足而足中州之大邑官不可闕而闕內舉必其所不

親外舉必不其所不友然而公卿大夫家之子弟躋
膺據要者又比比是也進而謝之曰安爾命命者君
相之當言耶抑何與前日之言不倫也且方以爲公
步益高超益緩容儀益盛以揚嗟乎爲士者亦難矣
其少也不得用其老也以年力而補官其中之汙流
粗淺苟且鄙猥不足齒者固不少孔子曰三人行必
有我師焉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以海內
郡縣之廣千百人之多能保無一人不遺落於科目
之外而才智亦有可役使者乎今一切嫉之如仇而
唯恐其去不遠使有父母者不得養有妻子者不得

將親戚友生送之郊衢之上號咷踴躍而不能返視
之猶謫戍是旣溺旣飢而不被其澤者固不敢望濟
與飽而被其澤未溺未飢未被澤者適憂其溺之飢
之而且其禍至矣茲所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者乎
豈昔爲無告者云而今爲有力者言乎自古亂人家
國天下者其斯人之儔矣故堯黜靜言庸違舜聖讒
說殄行而又憂巧言之孔壬五霸借仁義之名以行
其志孟子謂之三王之罪人其後爲唐虞之禪湯武
之放周公之輔孺子本皆王莽曹操司馬昭氏之父
子弑逆之黨參奪之徒其心不然而其言則爾固斯

人之傳也已使爲國者不察之於早使執政紀其欲無故援引假托以自便利亦何不能爲歟推此類其殆宜放流之送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區區一寒上其大罪無非虛竊斗祿而不爲國家病者自官之于域中可也

序

爲韓道士等送林司訓序

黔陽縣雖小爲其縣之校官者前代未有以考聞之近世多得人焉如安福尹君上任以春秋講授弟子中樂從者十人一歲之內出其所肄行爲文詞以應

當時之宗匠考擇十人者並得廩膳此其一也其後如徐如白皆有師道可賴以端範惜其去位早而未有繼之者乃辱先生暫已麻陽之講專主此間之教寔自縣侯所推而監司所命亦未易以招致矣先生當官舉職纔八閱月余來備乏先生訓諭之敬懈條約之檢廢不敢曰知觀諸人心可辨已夫迎來每勤送往多忽今迎送有異乎來往有二乎走一校之秀民請曲調以歌頌者非無故矣聚一縣之待用已用者年義民乞文字以稱述者亦非無故矣有道士者姓韓氏名真其本祖虛無之說僅習符籙之事黃冠

野服稱爲掌書抱其官司之印記而已其不學孔氏之學也久矣又貴先生之道哉乃造余而先立之大門之外進之階不敢升致之席不敢坐其言躡嚙不敢出曰吾徒若干人釋氏若干人齊民若干人獨不能爲前秀民待用已用耆年義民者之所爲乎蓋亦欲揚先生之德乃至于此則先生之波餘不獨行于方內而又溢於方外矣其訓諭之敬憚條約之檢廢又何必辨而後喻哉直不知當時尹君其有是耶其無是耶黔之校官多得人者信矣余謬且拙忝承嘉惠寔用覲愿重道士之不可拒遂別其名代其言其實真慧等之贈也願不賜麾之

送秀才楊生等應鄉試序

余之來黔也正天下論士之年問曰爾邑與者若干人對曰纔四人耳蓋自成化以來凡歷二十科無上第者以是人心日懈與者不甚喜不與者不甚憂如此也雖

儒宗憲臣之戾止亦不得不采擇幾人以備闕遺固無所係望于茲也余恠之乃私察焉則見其外之謙謙者往往是也其中之充充者未得其人豈其懈者非歟不得不采擇以備闕遺者是耶余病於科目者

而又爲科目之說耻也然所以務吾學昌吾氣深造
遠詣曲究古人之微言而得其心兼聞並攷天下之
庶務而識其要至于搯觚擗管以爲文縱而渾厚收
而簡切平易而粹曲折而顯冲融廣大有盛時之風
非衰世之作則猶乎人能言之也嗟夫士之爲道志
在四方古者男子生其設弧矢必用六者有以也已
若復終老于長林絕谷之中相與樵人牧子爲徵逐
雖謂之農亦可而得稱爲士乎是故有科目以縣于
吾前則吾不得不一就之矣不一就之以求出此則
天地之大全不得見

朝闕之弘壯不得遊名山大川之竒詭不得履其地
兩都吳楚閩越齊魯徐汴燕雲隴蜀交廣八桂之
風俗土產徒泛覽其州圖郡志而不得親叩其實賢
人勝士不得交也法書名畫瓌竒綺麗細瑣之物不
得摩也其大者據吾才智以安百姓以濟一世則又
未敢陳也亦焉用閉戶飽食婆娑拘繫若匏瓜者然
余念夫黔之士將有似於此矣則楊生者諸人尚可
不知所以出哉將欲如余之愚鄙爲一校官於爾黔
耶然余家湖晚入北都經南紀耳所聞目所濡亦畧
能及一二矣即又不如余焉不亦可惜也歎其思之

其思之

贈潘秀才序

洪武中余之曾大父以應天治中出守武岡當時有
責狀在焉至今猶未浥爛然不知其地與予今遊仕
之處寔相比壤如此前陳一忠諭學自彼陞宰盧谿
過余問之已少得聞其山川風土人物之繁而徵余
曾公之故實則莫知也旣而靖州鎮守右叅將童公
至則見告曰彼州治無題名碑石意者其志能載君
先君子之名也然志之有無又吾所不知自吾爲守
備時固未修也予用是常怔怔欲一入其境周行汎

歷冀有遺老能道其事者而身繫于官道里又復險
曲只自未能遂其私圖乃者其州士潘君大用爲追
其亡奴解裝于此間得見焉而致之官舍與之飲酒
則見君能吹簫鼓琴吟詩射弋雅多才伎及問其志
曰吾州大州也何得無志志之書先生先君子之名
與不則尚湏考耳且春陽旣和先生獨不能一經吾
州由是昇南嶽趨求入道觀陽大夫周益公之祠屋
書院又訪所謂九疑湘水之所自來望蒼梧吊虞舜
悲帝子尋一切之舊而遊行一月歟先生果能其東
道主將誰爲歟余聆之喜因錄所製鄙作數首投之

及其行又請之曰先生贈予止此耶余乃贈以是

送李秀才應貢序

今代之取士鄉舉歲貢二法而已其法由鄉舉升于禮部其藝能售者進之

大廷覆試其試視其才能之大小以第其出身試已便帶品級俸祿給與吏人其人能副其言雖孤鄉無難至矣由歲貢升于禮部自非能起家南北太學發兩京之鄉解及註選后復被本州之秋薦再升于禮部以達大廷而但釋褐于太學者其官階可量也又非釋褐于太學而止以偕計乞爲校官者其途已窮

幸而得邇地可以携妻子農具就其舍外或學田種蔬菜黍稻畜牧鷄豚作田夫野父狀以祿賜之入股肱之出樽節貯積則衣食不獨可具或猶有可推苟其學又足以率人出而與其弟子脩潔文行受命于天不計官之卑賤則亦有可樂較之他秩及勝也若受地陬壤去其鄉土四五千里與其妻子等一在天涯一在地角若陷坑井無叫號吐氣之處則日予千金月給萬鍾一戍卒之不如者何其罪當如是耶吾

人

天子之秀民蚤夜之所思惟平生之所績累將以其

勞輸于上而享其安於下者今乃如是也哉其人本
自回邪欺冒徼倖苟且不必恤也其或落於時所鄙
棄寔可待以世之尊榮而一切不問與其地不得比
之其等之次其人之懷如何也其法之不平如何也
是故天下不能無遺才志士不能無遺恨負此難者
常多若秀才文學之良也年僅三十而才行蔚然亟
應科選未見收于有司今以次當貢固必先之禮部
其卒安屬耶其舉於鄉已踈矣註選而復被本州之
薦者曠日持久不敢爲秀才願其釋褐于太學不釋
褐於太學得官皆非秀才所當用志其解於

兩京又求所以售藝禮部以及覆試則是可爲也余
唯知真有善不善故申告之如此蓋自懲其創以之
戒人無可爲秀才裨者也

龍溪序

吳興諸溪湖俱發源天目其至郡城之西折而北又
折而東者本雷溪之下流曰龍溪者豈以其似耶是
溪當春夏之交靈雨彌旬汎濫漲漫及城下深廣每
不堪渡其間蛟蜃鼉鼉之橫鱣鮪魴鯉之美鯈鯽
鱖之小荷芰蒲葦之多視他池濠獨爲第一王君家
于其上可濯可澡可汲可漑風月之夕煙雨之朝又

可放舟擊棹蕩漾嘯歌釣遊以自樂也余嘗過之入其門窈窕而曲甃礮以石臨其中漣漪而清映帶以水坐其正堂高敞而虛明窺其兩廂盈滿而充積望其舍後竹樹蒼鬱以密問其產有田若干頃有桑若干株果園蔬圃鷄豚牛豕之利奉養外供賓客周親族給閭黨徃徃而足昔山陽仲長統氏之論亦徒能言耳不如君真有其事也君早歲學仕不遂棄之秉其內志飭其外行孝謹稱于家愿慤聞於邑率以陰陽訓術發身州若縣凡有大興作輒召見與之規畫且委以監督庶而公勤而敏上下稱善頃以龍溪自

號請記於余余曰地以人勝耶人以地勝耶彼愚溪者冉溪也柳宗元憤其不用於世而謫居於此更之爲愚若將浼之焉耳然率因柳而載之簡策見之藝文至今猶在人口如鈷鉏潭表家渴之類上翳榛莽下伏龍蛇州圖所不錄縣志所不取雖目之爲荒陬異壤一頑石惡水無不宜也宗元旣爲剪伐之䟽滌之又爲文而表見之驟若曠世之所無有人窠之所希見好事者信其言常媿不能輕千里而遊然則地非自勝人使之勝也夫龍溪者其名已嘉其地已有即使君能愈富其德謹其操教成子姓出仕於朝爲

時名士高人上客之肯來貴宦顯爵之願至則是龍
溪將不爲賈誼并謝眺宅杜陵韋曲郎官僕射湖丁
卵橋之類也夫溪之勝信由君也余之妻君之從姑
世有婚姻之好故爲之序致勸相以終云

傳響集後序

士之奮起莫不由乎已者其弗信然矣乎孟子曰待
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昔

憲孝兩朝天下大治人樂仕進從時所尚專意科舉
之學而古詩六義詞賦之類闕畧不行苟有好者非

笑並至當此之時唯吳郡不諱其說若錢塘嘉禾吳
興之間斯皆抗顏以爲之也松林崔君初以太學生
事故武昌守汝公其通治易見所爲文問曰別有文
否公曰即欲學仕非此不可文豈少哉崔君嘆曰寧
不學仕不願爲此文也於是檢戢所藏經籍史傳等
書閉門受讀待明就日迎夜炳火未嘗休息三年能
舉其辭通其大義以文莫如秦漢詩莫如唐宋書莫
如魏晉學之各覃其力請其師楓江曹公爲之先往
質諸桐村周公石田沈公西村史公文定吳公武選
李公辣齋王公凡時之高人妙士無不有合與之推

納來往甚親其學方進於古其名正著於時以疾卒
年僅二十九耳嗚呼君之生也若有啓其聰明者君
之幸也若有奪其志力者天之待君厚薄常過等差
其有可惜也哉君娶余季姊氏爲配有男子二人長
曰頤早世次曰碩國子生碩嘗痛悼其父短命不及
振顯奉其遺稿將摹刻以存乞序林屋蔡公標見于
前其論列已備以余知其父之爲人當系其後余故
爲之次第一二

賓湖詩序

余聞吾人之所與者人也其他則愛之而已不加恭
敬焉是故長沮桀溺荷蓑丈人之徒非不自高也仲
尼弟子止列之楚狂接輿作者七人逸民荷蕢晨門
樂師之流又表其師之言以見其志之固其道之偏
蓋未有舍人而與之者君子不非也王君文融乃以
賓湖自號其說何謂哉君家小湖之上世以醫藥惠
利吳人吳人之要致者不絕于道而伺候于其門者
駢肩接足之無虛日則是君方將與人往來酬對有
却之而不可者何以湖爲而賓焉昔者仲尼欲居夷
桴海者豈忘中國人邪中國之人不足與然後與夷
與海即李亦未嘗與也今君之所交者不但名家華

族一時之高入妙士無不願與之推納分好其有此
哉蓋斯湖在其門明淨清澈涵濡淳浸其靜也有本
其動也有文聲色氣味之澹乎可即隱然一重客也
故君與之周旋也望之而顛顛焉臨之而由由焉去
之而眈眈焉弦琴以樂之詩酒以款之求結無窮之
懽而相與爲默然之友欽其風禮其德取其有似乎
君子而與之非舍夫人也故嘗即此而推則凡即之
汙濁而暗昧浮浪而輕佻擾攘而淺陋率直而麤畧
馳騁而誇張者君必不與也與之而未必深且厚也
其所與亦高也哉余嘗爲君爲詩君曰幸序之故又

論是而列之于首

會飲序

我輩行年蓋皆踰六望七雖七十者惟我琴翁一人
而五十者已少且自兄弟一行儘數之亦不過六七
人耳顧彼疆壯尚不堅牢况茲遲暮安得長久夫毅
弓必弛張琴必解使但有勞苦之日更無安樂之期
人亦何堪故我東軒倡爲會飲之舉其日紅梅盛開
香拂座席酒不多而嘉殽不多而美客不多而雅從
容和洽鄉飲之義已寓其中及夫追賞煙景酬對風
光之快又豈在外於是共相約曰繼爲此者或爾或

我不以人拘或菴寺或舟舫或在家不以地拘或五日或十日或一月不以時拘唯其便耳但專飭飲食則費而難久唯取談笑則省而可常昔司馬氏真率會之文所謂物薄而情厚會數而禮勤此兩語者請以爲法其餘叅以少年將事以子弟邀致塾師增入親友有力者能加歌樂別有以侑觴以供懽笑之類但有合於群情則亦無所不可要雖不及洛下衣冠之盛然亦不減香山風致之高是余之私願向去世益承平人益康健再歷三四年猶若今日無恙是余之私祝

送都水陳棟塘序

吾先世嘗爲安吉人與君同州當時宜在親黨不然亦隣曲嬉游往來盃酒相接之交也聞有樊塢南北庄者此皆凌氏之故地去君之舍甚近又有蕪沒高丘其傍之人以爲必吾兩家前朝之廢塚獨失誌碣不可考耳則陳與凌二族固相埒也君與吾二人今則違異百里其始焉知不有比屋連墻之全耶然自君舉進士持太夫人服及向之上第居家十有三年餘矣其間凡與君聲求氣合相爲問起居致殷勤者有之而一晤對之頃殊少也先世之或聯姻屬篤友

誼共里巷二族之不相高下吾二人之不可不復講者都付諸茫茫亦甚耳矣去年冬君釋服入京今年春吾以貢士至相見喜過平生遂相與契托若膠漆之固不復置疑土霾風雨春明朗霽之朝若夜君之堂未嘗無吾之履君之齋榻几席吾之安適偃卧憑倚據坐之常處也君之童僕奴獲徃徃知吾爲深交闡者不拒侍者不厭其無故哉其所信與不可解者衆抑窮本溯源道舊思故情有必至歟若由于胡馬北風越鳥南枝之感以言好又所謂適千里者見似人而喜其意不已疏乎君旣拜都水主事將出監泉

徂徠君之門人莫惟誠謀於吾作是卷以爲贈以吾先倡詩四首且方辱推厚曰子宜序故又申此蕪漫之詞於端

送僉憲張南溪序

昔震以歲計候立禮部門外竊見車馬往來之盛衣冠文物之美嘗私問於人曰今朝士之忠亮直節如古所稱豪傑之士者爲誰有指而對者曰此主客副郎維揚張南溪也當

武皇之南巡也法駕已備敢請 闕執言毋行若是何如震口雖愚不足以知若是者可以衆人伍哉其

後兩侍公飲少聞公之議論頗驩無何震補校方舟以歸有自後而來者曰以議禮被逮者合侍從臺省棘寺之臣共若干人而公與焉乃作而歎曰猗哉不自負者良如此及公謫尉朝陽移知海鹽來守吾湖湖人莫不私相慶幸然有識者已先能窺之曰公能久居於此乎吾人能挽公不去此乎蓋將有不次之擢也喜皆妄耳曾不三月而僉陝之命至矣夫東南之病於水旱饑饉不能自聊西北之疲於防守戰鬪不能自保其愁苦太息雖異其人一也此不得賴之以紓其急彼必得倚之以解其紛矣然寔有憾焉

昌黎韓子之送陸欽州也其言有云陸君之道行於朝廷則天下受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先一州而後天下豈

吾君與吾相之心哉然則使公執紀綱持憲度於一方孰若使公執紀綱持憲度於

天子之廷爲能咸而不專人人各慰其所願也哉獨不知懷世道之憂者將何如以置公也公行我君侯洎諸執事鄉士大夫各賦詩歌以寫眷戀之意震敢僭系一言於末簡者我君侯之命也平生之私也

記

歲寒堂記

黔孔子廟東有門臨達西向其內一廳事曰歲寒堂以其面栢故也其始日月受歆積至數年外柱頭顧下礎足指上徙枘抵鑿墮榱加椽椳倚臬失故處門無所附且闕牖窳引方而長之聳其一角壁徒立亦亡風則懼其壓雨則憂其濡余居此者卜諸天耳乃有監司謁廟過而見之中動罰民贖金四十以供力役土石材木之用予有是濟聚衆下其瓦于地從其所趨而反之三日以復復以瓦上月再期柱礎以安

納鑿以正棖臬以直門牖以合壁以塗墍風雨無憂
與懼有可以讀書授徒者乃即前之有而命以是名
其義顯不再告也後之代者知之而已

遊白巖山記

嘉靖四年八月十有七日晨出竹寨驛循河而北拆
而東得溪口入焉其始水石鏘鳴而已再進則潺潺
汎涌百道分注而灌于沙洲礫渚之間然皆深不必
硤廣不過尋丈特莫究其源耳昔天雨新霽風日清
美余甚樂之令小隸招致秀才潘朝宗復返而騎從
蔡莽中行里許則至所謂白巖山矣山多礪确而鮮

草木礪礪砢砢與吾吳中假山絕類因跌坐爰之下
山別由稻畦塍上而歸中過一大麓陰樾重密涼沁
肌骨又過一竹坪多可萬箇欲造觀以上風不喜人
徑入遂已朝宗謂予曰昔吳門周侍御謫徙于此旦
暮往來遊息茲山不已余嘆曰使某及從之以鄉人
相與商說古今傾寫志意必有大相入者不亦兩忘
仕道之難耶是又可惜也朝宗曰書之乃為書云

記出城冶遊

乙酉九日雨不克登高其後四日風日清嘉山川明
淨頽而喜曰今茲其可補乎遂率門生等凡九人出

續漢書卷三十一
城東信馬吟行意所樂處便歇鞍銚初得一小山其
嶺甚寬有怪石磊落于其上其色與太湖石無二此
非有風濤吞吐衝撞而形模亦奇者何也愛之開席
陳俎以瓷觥三間行循環一周則又更一人爲始凡
更二人爲始人各微醉下山從草棘仄徑迤邐過一
水約其下流水湍駛欲學蘭亭禊飲以新晴水泛涌
必蕩觴已之去至一坡下其平如掌碧草豐茸可坐
又開席酌焉其初亦以瓷觥三換行旣一周以一觥
次第行不能說詩者罰一再周又撤去至一村塢其
中有農家四五家有美竹茂樹娟好映人顏面再前

則一陂塘尚有荷葉未枯折者歌倒水際於是又開
席列坐而臨觀獨水深不能使人踏藕食之耳有畸
人具茗爲之飲乃還道多牛馬畜牧臂鷹牽狗逐兔
捕鷓鴣之徒時日鋪矣登厲壇開席又舉酒四五行
入城北門以還九人者向宗夏陳朝相施仁政向任
向宣潘朝宗瞿孟陽兒子納及余也嗟乎余以吳人
至此直不可謂之夜郎之極耳其在夜郎之地矣然
而官不及九品祿不過三石入無妻子以相晤對出
無賓客以相款語寂寥乎敝壞官舍之中唯有書卷
筆劄與爲伴耳而佳辰令日不知所以自解其耿耿

者如何也雖曰自解而悵望憂思感慄慨激昂沉抑自悼之懷又不在于於登山臨水送將歸之時耶唯是湔洗狹小之陋習陶冶曠遠之高情相與造化遊行使利欲之私為之少釋而異時流傳成俗知其有道存焉者不以余為罪則可謂云爾已矣

記遊赤寶山

赤寶山在黔陽縣南諸山之懷中其上有神祠一道士守之曰李教順山東曹州人也余常從學宮望焉祠之門閹闌檻可辨蓋不甚遠然必渡江始克登之予與兒子納計曰此可不遊乎於是門人向宗夏陳

朝相向任向奇秀四人者聞吾意如此各具觴豆請遊其遊始為騎不能上舍騎步行既至祠下殊困休于道士床者良久而起則天風正作簷鐸交鳴樂之據席引滿不以醉辭使門人道士迭歌吾人亦歌歌已往觀道士汲處復還日既西視絕頂反平乃騎上望朝相家魚梁及諸灘水喟然有懷鄉之歎回語四人曰人如行客亦嘗知乎又告以羊叔子鄒湛登硯山等事下山濟江道士送之適有秀才六七將澡于水涯戲曰是謂浴乎沂耶有應之曰夫子今將過山川壇小憇是不為風于舞雩乎乃至壇踞胡床坐

茂樹下四人則危坐草中使童隸扣山家門乞瓶掬石罈間泉飲味不井且有土氣遂止時已晡矣騎而經饒陳二令書院以歸四人者各就其家是爲乙酉七月十三日余乃凌震也

記遊陳山人別業

天下之樂莫若忘忘則無憂憂無則樂矣初整接籬曳草屨將與兒子納縱目城之西納謂有山人者陳子佐之兄也父沒十有二年二人同居無一言間隙其別業在城之東南納常望見之大人盍往遊乎宜樂而忘歸也乃報子佐子佐至曰朝相已約丘濟民李

元善向尚忠三友矣先生其爲朝相行行及江渚上輪木船過獅子灘捨棹泊由沙中趨山人則已候于塗相與再陟再降然後至其地蓋依山之下阻澗之上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周垣隱然如環家具亦足其東偏一岡隆然而伏高平可以燕會乃就之展席以飲起於高春竟於日沒更唱而迭和交舉而對酌折楊皇琴之調畢試樵人墜子之伎畢出張而有法弛而無諱莫喻身在何許而家在何方師爲何職而弟子爲何業主宜何施而客宜何答陶陶然而已浩浩然而已但曰始而來終而去馳霧擊而不驚涉風

端而不懼奄乎止於室也息乎及於睡也明旦起始
知今日既望月十一年乙酉耳嗟乎余患夫不忘也
久矣昨其忘乎夫忘而至于忘忘也未能忘忘而
曰忘者豈忘也哉然則忘者其莊周列禦寇歟曰
也其言誆誆而多者忘耶夫莊周列禦寇猶未能忘
則不忘者固是也何以忘爲於是復召弟子令之記
誦期於不忘使莊列見此未必不退避三舍

記八人同遊城東小丘

初予下簾據几以石鉢作茗粥簾下有二履至既又
有二履至入之迺李德馨陳一清二子也二子之至

憐余垂老而窮若棄官當不得飽食用商所以見留
計余然之而不能應唯是一太息而已二子迺不復
言輒請爲郭外遊遂出巾而入携余自城東門步上
虎頭山下一小丘憇焉尊壘畧具下有二人巾二人
帽遊矚不定若將求余等者呼之其中者蔣希上傳
士極帽者竇士華兒子納也其各來亦將斂醕精細
足食飲却望寶山書院寔在目中時李克和以貢寓
居其內不可獨遣使人走邀則亦治具趨而升於是
爲八人矣茲丘庫而寬席左江右市居民竹樹蔀屋
連亘於前崇山大嶺絕巘森竦於後衆以爲遊得其

地歌者笑者感慨而激昂者卒無已時余令焉若以網舉目翕然以從其可樂已迺循丘降陟重岡並江許經唐氏門少息飲茗入自西門歸休於榻竟不解衣而寢明旦起省之若夢然因書以付納

寶山書院始末事畧

巡撫黃公命作

謹按黔陽縣志碑碣等文寶山今之赤寶山也在沅水之陰縣治之東南一里許昔政和初獠賊犯沅順風火攻風忽反又若聞呼援軍來者賊鳥獸散一却四十里州人以為南嶽忠靖王之陰佑立廟茲山下曰昭烈王廟歲嘗祭之寶慶初縣令饒公至廟壞

公為修建如故請其兄全州司理叅軍端學為碑記曰王姓張氏名扞滑州人天寶中與南八霽雲同為張中丞巡將乞師賀蘭進明進明不與霽雲斷一指王亦斷一指安史之亂死節者三十四人王其一也史失其名耳其陰佑事若晝昧據其平生忠烈廟于此以備當時之闕寔宜公既飭廟又別作堂于茲山之坳以考亭之道講授諸生題曰寶山書院是寶山書院其名之所以始者饒也其後諸生德之為公立生祠于學舍之東則公又嘗有祠矣教諭單銓之碑記曰公諱敏學昭武人其先懷安府君受學考亭故

其為政多得之家傳能䟽滯救正摧奸遏強威行令
孚粟行財物繩然有條謂宜祀以祠乃至

本朝成化十七年縣令陳公至廟與書院祠並廢獨
端學銓碑記仆藁草間尚有可尋者公乃考求書院
故基省廟祠總為堂三間左入張右入饒虛其中以
為師席與東西各四間以束生徒而顏額仍舊蓋復
新焉公既去人思之遂遷張于中饒于左祔公于右
伐石碑其政置之縣治中門內其碑教諭楊桂芳為
之曰公諱綱字堅遠鄞縣人永樂中公父以明醫徵
乃家金陵以鄉貢進士令黔能愛人先學校親為諸

生課文修孔子廟立社學興養濟院凡恤祀敦禮惠
利窮民之道無不盡心嘗開面山堂讀書以資吏政
公署厄于兵火傾敗殊甚公募民采擇木石重建三
月告成歲甲辰城下兩江水溢岸日夜崩民愁憂無
聊公為築起一百三十餘丈慮役之不均而定為九
等也公患俗之不厚而取格言以播示也切憂田野
之未闢而請于當道得開墾者二十餘頃病流移之
未復而遣人招來者二十餘戶配祀二公固宜也今
嘉靖元年前沅州同知鄧朋來署縣章則以其地阻
水不便香火及肄業往來之士上狀分巡僉事吳公

乞徙今處蓋在沅水之陽縣治之東從之將成巡撫都御史張公轉命前整飭兵備副使朱公留意其事朋乃去張而專奉饒陳二公豈以張事為無考耶今整飭兵備副使朱公為市地一區以廣前墀發石以砌階所屢督知縣汪俸增修葺治見有講堂三間祠堂三間東西學舍二十間皆樓門樓三間綽楔一座垣墉具周特少黜陟等事或再建寢室三間而已以上恐有遺謬又歷問練事耆年諸人咸應曰某等所及聞見者亦如是耳遂敢詮次如右云

建修寶山書院始末

副使朱公命作

寶山者今之赤寶山也縣志在治南相距可一里下有沅江帶其足亂流乃濟宋寶慶初縣令昭武饒公敏學其先考亭之弟子凡一傳耳學有根本以殊方小邑不可不先告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等理乃開堂此山日集長材秀民劇切其內扁曰寶山書院其名遂行公為理率多家法能疏滯救正摧奸遏強威行令孚粟衍財物繩然有條不及辭滿百姓宜之共伐石紀德立祠於學廬之東生祠公其文教諭單銓之筆也君子曰去古卓茂魯恭之牧人寔近其後率為公神祠焉至

今朝成化十有七年金陵陳公堅遠以命吏上官顧
吏政舛錯百務不舉非獨人人受殃神亦失序於是
出問民之疾苦荒閱遺曠則書院以廢祠有碑存又
卧草中洗視之得書院所在公喜不日作宇中法饒
公容貌側為師席其前兩傍各四間以舍生徒而顏
額仍舊百年隆典以復公亦時時往說大義藝文親
課諸生事具訓導仇僮記中又載之桑通守悅詩序
公之宰縣能愛人先學校修孔子廟立社學興養濟
院凡恤祀敦禮惠利窮民之道無不盡心嘗築面山
堂讀書以資仕公署厄于兵火傾敗殊甚公募民采

擇木石建置三月告成歲甲辰江溢岸日夜崩民愁
憂無聊公為為隄一百三十餘丈慮役之不均而分
九等也公患俗之不厚而取格言以播示也切憂田
野之未闢而請于當道得開墾者二十餘頃病流亡
之未復而遣人招徠者二十餘戶嘗問練事者年諸
人曰比時上下安樂庾廩充實常有腐粟尺許在上
不可食某等所及聞見者二大夫是吾父母也公既
去人思之甚用教諭楊桂芳文碑于治內以書院公
所憇遊者少遷饒公於左以公像於右饗祀不闕屬
者嘉靖元年龍集壬午前沅州同知鄧朋來署縣章

謂其地懸隔江水不便汛掃守者靜脩之士上狀分
巡僉事吳公請徙今江北治東曰徙材木方合巡撫
都御史張公轉命前整飭兵備副使朱公董之今整
飭兵備副使相公下車則又以風化示勸之教令當
繫于斯特市地一區以闢其前發石以礮堦所屢督
汪知縣俸增葺見有講堂三間享堂三間東西學舍
二十間皆樓門樓三間綽楔一座垣墉環周以二公
之遺愛我大憲府之留意又焉知他日不有同今大
憲府之志爲之保持而疑其復如陳公之來時耶謹
具述

記李道士汲水處

道士李教順汲水處石潭二一圓一橢其來從石筵
中津津然流出源之遠近莫知教順謂余曰雖大旱
不竭是其竒也然在大山中四面皆崇岡去其廬六
七百步徑甚微側余聞深山大澤是生蛇龍余往觀
時有小青蛇長尺許遊泳其內見人沒焉此焉知不
能蜿蜒變化與雷雨乎遂不敢飲其水不知其味如
何

記諸葛武侯解黃蘗瘴之說

向秀才宗夏謂余曰土有黃蘗瘴昔武侯患人犯之

以泝米泚去其清者取其濁者納諸瓶中徑宿則自酸大能已腹滿今家家有此名酸湯余聞而笑之且思黔之為地遠蓋在楚蜀界中武侯討孟獲渡瀘不知何處今地有瀘溪縣豈所嘗至乎嘗聞蔓菁為諸葛菜則此說亦或有據及取而啜之類吾吳中飲豚漿味甚惡以其解瘴不免為盡一盃

猓人

黔地崇山重複之處十圍合抱之木不可勝數本猿與王孫之窟宅熊羆虎兕之苑囿其間有一種人曰猓人椎髻卉衣男惡女好不知何時自為聚落其俗

子婦所居室翁不敢窺且至善伏草中發強弩射人不應差後不出租賦不由勾攝又非所謂苗有宣武以長之之屬其外五六十里曰阿塾則齊民也其族姓之大無踰於楊曰簞簞蓋熬天壽者皆吾學秀才其家亦不知何時能服此猓使之歲供力作納穀粟如編戶籬為余言嘗令人往管草蕭蕭踐迢微及女子望見皆仆危避匿男子出追其言侏離莫省不用泉貨以粟貿易於乎桃源之說何必無此焉知非秦所毆耶

黎平苗服食

苗之女子跣足衣奏合五采衫子耳垂大環腰佩短
刀凡官吏皆呼爲蒙遇漢人輒索縫衣之針以鹽少
許置諸其掌舐之無已在山谷間與男子歌其意動
則就之乃始講夫婦之禮父母爲之宰羊以羊之穢
惡擣爛并支體共入釜中烹爲饌牛豬雞鴨俱有往
往生食若雞鴨殺而燐治洗滌旣淨加黃茱灰醃付
瓶中而泥之徑月啓封有蟲穿穴其內者佳味也吾
鄉夏巡檢嘗爲余說如此今訪其鄰境人大約不誣
紀之以見夷習

鎮遠以上苗俗

其俗人老則賣徃徃以子牽父以孫持祖易一雞狗
之類買之者以牧牛羊及旣死其家又收之病將篤
則束縛牢甚曰如此遊蒐不散斯有鬼也有胡道士
者荊州人挾醫術出入其間目見如此蓋亦好事者
也

序生苗祭用人

黔陽境外其西二百里內居人言語衣服已殊而號
令猶及曰熟苗越此益去與蜀通其皆絕谷縣厓廣
田平野具不可知大率人類其行獸也微熟苗闢之
此生苗者其出爲害不可勝言正德某年縣人工浩

通由清水江入庵至其地不能退被執以大方木穴足形令內扼之與飲食將用以祭浩通喻其意莫爲計但爲謹愿狀狀若不知苗愚之亦不顯示匿其凶禍待及其發於是當社令往不辭既至佯有所失請還即來乃之大麓伏于木杪諸苗窮搜亡得惟而散去浩通視日憶所初從入某方匍匐荆杞篁竹龍蛇毒蟲澗岡深杳處凡三日備極險阻獲出其後嘗告人曰生苗信鬼動有忌諱犯者罰牛有頭數不足立死造其廬休擔于外徑抵其窠突則善不或咳則束就鬼前赤立敲榜體通楮以死乃祭唯江西人出入自若以知其曲折且能造刀劍教以不道故其亡命不才通其女安樂遂沒爲臣役恐卒有橫行屠戮之大患亦未必不由此屬也

說

放鯢鯢說

有小子將以鯢鯢烹者余命以鱸易之弟子惑乃爲爲之說曰放若魚不若昔之舍牛者哉夫人至耄耄而死湯火之其人受誅魚待其期然後暴殂何不可也書春秋禮記用牛者多未聞以鰲鯢憐且爨鐘猶可假使臨郊壇入太廟率牧之際其牛鰲鯢宜如何

也孟子猶許之曰王仁固有在夫蓋加之齊宣之上
置之西巴之下而當者斯舉也弟子之惑遂解

題跋

題李秀才異蟲說後

郭舍人令東方朔射覆一蚊耳繁其辭而設之要
朔得臣當得榜朔窮臣當得帛朔竟得之而舍人
今秀才以此說見遺無迺自知其名而設以難余
射覆之意也是余誠窮當出帛使秀才語之博物
君子又焉知不脫裨耶然則自我而言之爲異蟲自
彼而言之爲常蟲第其文有意於好古故題之云

跋范文正書伯夷頌石刻

韓子伯夷頌范公楷書之宜其鄭重於當時而摹刻
傳玩接迹於今也獨慨夫小人之所以擠斥君子者
非不知其爲是其利害之心勝耳觀檜之詩曰韓范
不時有此心誰與論若有不幸不與之同時者使與
之同時焉知此頌不爲其詆毀資耶然必以二公自
附雖或其老奸君子之不可誣亦足以見矣頃年吳
文定公謂此詩讀者未嘗不發笑竊又以爲不獨可
笑也此冊爲柘園黃君所藏其後又有諸賢名帖要
亦文圃之寶哉

跋范文穆四時田園襍興石刻

陶靖節田舍詩所謂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者東坡以爲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予之世農不能識此語之妙予於文穆田園襍興亦云田園襍興凡六十首其間雖碌碌連枷等田噐蓬蘽鼠耳等賤草無不有之恐東坡雖自謂世農亦未能一一及見如余也系其後者又有文穆寄此詩與同年和仲手帖周伯琦題語獨末一篇不全不知作者爲誰詳其語此詩真蹟尚在故廬侍御師邵家此則刻本黃柘園家物也

練溪集卷之四

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李塘閱如霖校正

書

與陳都水

往經部內仰辱迎款眷留之好今時之已在雲霞上者曾見誰待故人如此震之負荷不足重輕左右之風采豁達明快可尚已向來無便奉問惟臆想以正律已以和接人以寬猛臨下者未有不舒遲委蛇而自得也震不能斷輒復之官今者乃在萬山攢立之中五溪交會之地縣城二里官四真往往不足生徒

五十以下然皆容儀秀美衣袂鮮潔聰明伶俐者多
篤志苦學者少薪炭菌蕈之類甚賤水中多見紅鶴
白鷗鷓鴣洵河衆禽飛舞魚梁筒釣網罟家家有之
魚每無名有帶青白色者長者三四尺重者一二十
斤米粟精緻有味可食去今江西周提學貶所所謂
竹塞驛者五十里周在昔說曾入深山見巨木千萬
章皆是榿柟豫章美材其茂密陰厚六月常寒王孫
猿無數其間亦有人家蓋某之官天地間一寂僻處
也可喜又復可悲今唯靜坐焚香與諸弟子講說理
道文藝冀其有成不知如何也秋間則將升至絕嶺

考所謂巴渝越嶲桂林象郡蒼梧雲夢果在何方問
所謂蠻洞者其風俗物產屋廬飲食衣服爲何似以
爲笑本乃一振衣于千仞之上飄然後就常德長沙
一路回也君山洞庭雖亦素慕不敢決性命以好勝
矣精膳之死徒爾老淚從橫竟未及一至其樞前一
稱觴罪合如何臨楮馳戀恍若尚在南旺巨野湖舟
中也左右以爲此情足吃否乎草簡不罪

與韋廷評

令兄博士回辱惠示勤厚至無以爲地俯媿行泥之
客尚荷仁人之卹益自悲悅無已似聞再疏乞休竟

得外補靖江殊以爲無此萬一有之君子之踐言固如是也乎震之官黔亦見出處之意耳雖有弟子侏佚出一言頗合道便皆拱聽可戀然終不能在萬里外作小吏以謀溫飽也此左右之所知亦嘗屢教柰何性不可違乎臨書滴淚迺反閣筆幸多亮之

與李教諭

隔別十五年餘今者乃得一奉顏色于此復值行旆將舉飄然欲歸悵惜無已左右萬一肯念鄉第之獨在天畔尚有轉移則猶冀報罷之辭天賜之以不行也政恐言出事定志又不可挽回因敢奉附家書一通兼致新茗等物一二爲別去住不同情益難忍敬唯何山竹杖還尋快樂之人雲水蘭舟再訪釣遊之處却寄語吾兒謂小人亦不久如是矣

上巡撫鐵橋黃公

伏以墮井而呼人以解其急者非不欲其君長父母之見知君長父母卒不得而知也其或忽然以臨其人之呼能不疾且悲以爲今其有生矣其君長父母之見之其初則必以其不肖不能自謹以至于是其終未有不以手援之而提携惠恤有過於他人者是何也才不才其臣與子耳是故人窮則呼天臣窮則

呼君子窮則呼父母所以屢呼而屢不應者無他天
高君遠而父母豈得常在其左右前後故也今震以
羈憂憔悴之日仰屬執事者親擁旄節坐鎮此部是
所謂君長至矣父母及矣而方在井中其出無時也
哉然而心所歎歎日夜恐懼而不知所措則以今者
君長父母之位逾高而逾顯震之地彌卑而彌微以
下援上者難以上棄下者易是疑信之端而憂喜之
首誠不知執事其賜之斧鉞其賜之怵怛也而敢不
且言之歟震惟執事者之爲湖郡令不苛煩民自知
畏政不頗僻吏莫敢欺每歲有年而禾麥豐積衣食

之外仍足取具竟不聞有饑病凍死之家往者賦役
併在十年而及今兩之以五年爲率其便至于人人
舉手加額頂戴無厭籍冊浩繁其弊有非隄防可杜
而擇付隱士吳玳震之亡兄雯以忠寔之民領之說
者謂上下數十度唯此度庶得覈實而差錯虛偽者
少也詞令嫺美風采曠蔚至今出入士人之口以震
之愚召立堂下使獻其所作旣獻而誦之獎之以禮
臨之其後考閱諸生以應選舉震與張元望今南京
陸貞外澄獨蒙薦拔厚其廩餼然而唯澄能報元望
未報震則終無可報矣其又後執事遷轉入閩某等

送之盛借顏色慰遣至再中丞劉元瑞公嘗曰觀郡
治題名碑皆晉唐以來名卿碩宰而今其爲誰則曰
執事執事也是執事者豈獨某之君長父母億萬人
之君長父母也祇自離任之後湖遂彫損水旱凶扎
盜賊軍興而流亡載道矣有如某者一病十年琴書
衣服盡行典鬻男紳女警盡解至無湏捷可留中遇
科目者四一制家艱三厄病內乃遂心摧氣折伶俜
以就歲貢貢且三年農則無田商則無貨教授則無
子弟乃議入京蓋謂爲貧而仕古者辭尊居卑今不
待辭而卑亦自宜也因乞爲校官此皆反手而得之

者震時獨遷延蹭蹬凡二十有一月始受今職命之
大綱於此已見比已悵然不來矣於是道病過家三
月不意親友憐震無路又迫而送之必致上道上道
三月乃得至此其旣至此公堂欹側私宇破壞上漏
下濕殊難堪處風雨之憂猶可而顛仆墜壓之禍有
不可測出無鞍馬卧無床榻生徒三十餘人習嬾成
癖雖有五六資性伶俐而不樂拘檢難以就緒官下
親男一人家僮二人而已形影相吊旦暮愁思回望
東南恍惚不知何所擯棄三十餘年糠粃之妻使之
在室音信不通思慮無益今竟不知如何矣言至于

此能無疚心竊唯校官者其職典教其名曰師雖使孔顏爲之未見其有餘也而以震等備員亦大謬矣然無刑名以擬議無錢穀以出入生殺非其專予奪非其事雖有請托賄賂女謁官反無用行矣其地勢之近鄉黨之暱不足爲憂者不亦較然矣乎故古者即以其鄉之老成教其鄉之子第至勝國時猶然至國初時猶然陳無已爲徐州教授沈夢麟爲吳興山長是兩人一徵也況今之議者以爲凡官旣冗散而置之遠方非獨間閔險阻多不能履其地以喪其軀而舟車馬死之費重厚亦何以能行其不能保全家室也必矣所謂勞之以事而佚之以安者其道安居耶故往往䟽入

大廷行有明例許令以近就近不知震何不逢而又得此意銓人者亦不能使人無望矣其惟執事者受國寵命爲世需澤智以昭天下之蒙蔽仁以宣天下之壅滯昆蟲草木一塵一髮之細皆在所愛而不欲使之有不得其性者其乃束髮讀書不計辛苦亦掌志執事之志爲執事之學望執事之尊榮獨乏執事之才德與天之所注意而昏駭蹇淺不得爲大人而爲小人如今日耳惟執事者以昆蟲草木視之而少

加異焉宜亦無不肯爲之微動於心已况執事者昔爲某之君長父母今則爲某之大君長與大父母某之性行瑜瑕問學䟽密猶以祖顧孫分雖縣而知常察畢在執事者之藻鏡而不容於自適者也其無所取比之常人猶得少承清問使有薄能則固喜談而樂道者非祖父之情也哉此前墮井之說乃得而上喻也夫古之流法大罪四裔次則九州次則千里之外三等而已某學仕而不遂蓋亦知有帝臣之願者也其罪縱多不至于流流之千里之外可已不至于九州四裔今乃束羈於萬山攢立之中抑鬱于五溪

交會之地鷓鴣啼噪于前猿獾戲侮于後雖未目擊所謂魑魅而獨足山鬼非其類歟中國之士人不得見中國之風土不得遊中國之物產不得用寥寥于環堵之中蓬藿之境自非莊周所謂虛舟而無心者其餘固難以存矣蓋嘗考之唐宋之間罪人得量移如韓昌黎柳柳州劉禹錫之等者不一而足然某人皆曾秉執政經天子之所怒宰相之所斥而寔有不可以自便震非其秩而又非真有罪者以執事之洪鈞大鞞鼓鑄荆楚如吹細毛隨所抑揚如彈輕塵隨所去留獨不易蒙一有意耳使震者萬一得調至江

湖下遊如蘄黃之間小縣相去鄉國能近一二千里俸給之少至衣止於蓋體食止於滿腹然而妻子可來行李可往則死不恨矣震今行年五十有五筋力雖少衰耳猶未重目猶未暗溫習講誦操觚之志月篤而年厚真不知老之將至者又敢不益檢身心益勵徒屬以求無負於執事以求無媿於清時耶願執事者萬無念及有免其明焉此若不可齋閣之下豈無文藝之當修辦書籍之當校讐則冀召入省中畀以書人養以餘祿以代繙繹考證牋答之勞此又不可則祈以公務給賜驛牒送還浙江之汜凡此三者皆所大願欣踴而無任激切者也惟執事者俯察之萬一愚志已亮而踰越之罪無所逃避雖賜以殞首粉身固所甘心矣

與方司訓子謙

奉別來共若干年已不能省君以爲久否生同郡學同舍其餘同者未可一二數其踈尚如此竊謂吾二人各有媿焉不知君曰如何君雖少僕二歲以僕顏貌爲例君髮當種種面當摺皺齒亦當有搖落者矣又聞君有少房焉知不爲所困令閣固賢若復有龍丘居士之憂則老者或且少少或更老未可識也一

大笑一大笑僕尚在長安計離家一十五閱月矣君所爲官其難得也固如此乎請更不必以秩卑俸少爲不足也只與諸髦士講說理道修飾行義等醉翁之舊蹟廣浴沂之遺風足矣君州士在此者亦多唯朱汝德同事推與復厚故其還也敬煩附此數字其亮之

與陸弁陽真外

舊歲過家幸左右尚未上任甚喜祇緣事阻遂不得參奉一日以請教益及謝向來厚意至今媿負不已比辱珍貺復值行役之次闕致叩稽誠深罪責所領

與周玉山藻翰與之辱賜大船復有餽遺眷禮勤到並是左右之惠也有便爲寓數言見僕不沒其情如何乃者偶有朱秀才爲訪父兄當至金陵敢輒附此仰唯左右才力清富奏疏誠切伏有聖主知耳語默循時畢竟自是一純臣可也某官此月費朝家三石米外一無足道今冬來春不敢再覩顏以叨竊矣

奉寄舊鄒守松石劉公

震荷厚恩枉者得偕歲計以病甚未果行凡又四年餘始克叨濫此官蓋祇於去年四月初三日上任緣

無使人竟闕陳謝當來時又取道江西無由參對乃
遂負罪至在不赦之中共唯相公閣下出宣忠亮入
備孝誠清聞令望流滿海內湖人之思不問老少言
則舉手加額所謂安石不起其如蒼生之歎不知天
下當如何也更審庭訓大行三鳳一時軒翥所以爲
太夫人在堂之樂又不知若何其融融也震誠深慶
怵而無以爲賀竊嘗自悲蓋亦曾蒙期待而今乃寤
伏於此相與一男二童旦夕愁苦又媿虛叨祿賜寔
少報稱無日不想謝去直爲頃者仰受都臺下委管
東寶山書院殊恐負此德意尚自濡滯然大不能延
出九月必及東歸于時道出省下固敢投刺關人伏
地以求瞻望也餘復仰佇尋赴
大廷秉執鈞軸使里居小人一見太平之盛耳所有
襍著詩文謹錄在副本上塵伏惟輒賜清覽少閔下
情不備

與俞僮侷二子

自經子之都邑不得一見子之兄弟中心耿耿乃今
四月間得與靖州人迓來書辱亦深恨此事賤子誠
失之又見書尾一行說惠寄此書曲折子之兄弟爲
我矣賤子今何所爲慰子兄弟之志操文藝二者而

已然見子所示舉業已到老成少放寬綽舒轉一步如何令弟前次見寄諸義今都不能省進此當不止倍也其字可觀然且先作真楷爲妙東坡曰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不能立而能行不能行而能走者名言也須常看法帖山谷雙鉤疊簇高捉筆之說不可不知若志操之高潔不必以不及爲子兄弟憂之則已是矣賤子官黔早暮東擗西擋拂衣挂巾行住坐卧不離丈室其澹澹有如一貧僧閒居默然無說端坐床几間其兀兀又如一定僧行藏如是而已其不去者我舊侯今中丞相公着領一書院月給油

燈筆劄之費頽念優厚未敢違恩棄德爲自便耳然數月以來齒䟽髮皓比之年六十人反加老焉此何也哀傷之多也自正德十五年一月之內女死長子之妻死冢孫死十六年又一孫死今年兄死二年兄子維死凡吾同胞六人止賤子與一仲姊在耳去年又死書來再殞于地據禮私服葢齊衰尚在身子之兄弟以吾情如何此皆骨肉親也有如光父者骨肉外復幾人哉其身客死于京吾親收之不一其姪死其妻死今其子與子之妻又將死使人爲之痛乎爲之不痛乎又邦直者名則師友寔若父子遨遊

餘十年今年忽中一進士第即死其凶問不至亦且付之無聞劉中丞諸公偏交書以報其詞之悲其意之切又能使人痛乎不痛乎親屬朋友凋零殆盡惟有望于吾子之兄弟吾子之兄弟亦如何吾歸吳中其無托矣若取舊路必不如前不求見也若從洞庭長江東下亦將爲天台鴈宕之遊循江山而直扞杉溪也黔地令弟所過問渠當未忘頗能憶其城郭風景否山川如此而令吾父居乎諸令兄入仕者想多矣潘君昆季三人河東三鳳也不見飛鳴必欲冲天驚人耶子明不甚貧乏否子和辱示教其中追述吏

部前同袍所論說一段殊可絕倒然其爲師儒必不染須索弟子贄見矣君子人也吾與子兄弟之情有不待書而得者書能見苦樂耳其悵悵只自無已

與香山末安林公書

昔者寶刹之遊一一可想林壑高低澗道紆直猶在心曲茶瓜雅情盃酒清論又何曾忘情哉一落江湖遂若隔世今已一十二年尊師法相當未變更如僕顏貌已異疇曩蓋自入楚以來頭髮盡白更無一莖黑者可揀即今性情有俞紫琳之願無半山老人以爲主耳故平居不好唧唧在家每到山菴野寺便輒

留連忘歸其處村陋都不管也嘗以吳下叢林特比
天京淨界固在所無而五大名山之莊嚴亦自未有
尊師之道雖無去無來無住無不住然尊師南人也
即發大願力試飛金錫一來茲亦何如謹因寓書袁
白蓮聊托奉此以申問訊此生相見知可再否悵惜
悵惜

與素兵馬邦正

某頓首白蓮兵馬使君大人去年有家童赴京曾
令奉書回日乃說其書無從進接已托閔吉士大人
轉送去訖此當不妄君領帝城巡邏官職已美無信

事繁之說不以清流自待凡仕於君所以為理焚亂
也若專取所部閒省則閉門食祿以充苟負位如除
補祠觀學校等官乃勝耶不然非歷多事何以見處
之善與不善賢與不賢也向來君以未有嗣息為憂
今却如何甚念甚念某年不過六十三齒髮衰暮已
似七十歲人即今破廬舊書亦皆散失並無全者可
讀詩句愈拙久廢不作平居只是眠卧頗好閒取一
壺移向僧房樹底或在人家竹下款適過日然亦每
相格礙迄不得如鄙意嘗竊自咲孔子不為匏瓜吾
豈獨好為哉柰何竟不能不類耳又嘗竊比鷓困汗

池猿落廢苑徒睇青天而想像滄江樹杪其性何由以縱其爲吁邑必多矣惟君有便便惠佳藻以垂遣教而已餘有所冀哉不備

荅溪亭嚴郎中書

前者蒙寄藻帖文扇極荷雅意特念公以醇謹之資清潔之行忠厚之政以入官受祿蓋已多年而所諭何乃如此其自慨羨莫能輒已夫知有其國不知有其家知有其君不知有其身者之兩語爰自揔角則旣聞之不意今日乃覩其人又出於公也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

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夫原憲之財不古於陽貨而君子之所歸卒曰原憲貧之不爲士病也有可知已唯公一意爲之無倦昔五代張尚書雖說無家處於舟中亦未嘗聞其饑餓而死橫棄道路公其自信之深可也公之同官陳雲崖先生其人間靖謙讓廉介澹約嘗在吾郡教授弟子寬嚴有度才敏者愛之禮之才鈍者進之厲之無不得其敬服甚好讀書每至三更猶琅琅諷誦若未第時不事趨走奉承以要聲譽若求其實其思邈遠其業高廣真公之友也其言曰余無一畝田一間屋故爲是官使亦有以餬

口庇身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余之懷也震對之曰先生之言是哉未是也以吾功能應上給賜宮室車馬于官衣服飲食于官僕隸吏胥于官尊榮父母貴富妻子于官由卑以尊由疏以親由遠以近以陪人主之治是奚有不可而必待隴畝乎隴畝良苦如震之愚陋微賤固不足言當時即不因病今日豈在閭里與田夫野老爲伍棄大人之安逸而就小人之泥塗耶先生其無發此念今公精神有餘聰明未損請置故鄉之思益務公家之事舊遊水石故人無恙此物正無人奪之從容歸來再講未晚也謹因雲崖公行占此以謝疇曩之辱又畧談出處之道耳

謝素胥臺見訪

昨自外歸聞車馬虛辱嘉藻玆惠又爛然在案不勝悵失昔桓温送安石至門謂守門者曰頗嘗見吾有此客否今震乃有此客矣而不得親致款迎更恨山妻無周伯仁母之才一飯亦不能具以供從者其罪誠將如何自咎可以自贖也欲即趨至行帳伏謝蒙示方有出吊之事故且未行專請某日堪許瞻奉即今

天恩曠蕩恭爲左右忙躍祥麟威鳳豈可久損趾毛

既再湔拂行爲世瑞也可豫言哉敢即此先賀

與沈時質

聞問久絕向慕無已哲匠將至茂士震騰君獨以不食兩斛米超然在外修之於家待時而起每歲高入品題銀花綵幣紙筆之榮賞雖足以耀一日其魚貫鴈行恐竦執卷踉蹌上堂據席抽思閣筆未就之際其勞已畧相直矣君皆不聞何其高甚賤子病且綿綿君知之否蓋爲本縣點作民兵固知徃後爲義平生旣失陳力清朝班定遠誠何人也豈必文事哉念以曾備學校散員所職經籍文藝未嘗學戰陳被戴

甲鎧鼓譟敢闢况年已疑死有願無力能徃只得謁入縣廷扣額乞免用是心志惛喪身力羸瘵至今呻號日夜不得寧也重歎 詔赦之文老者在所給米肉與綸復一丁侍養溫言融衍雨露之重如此今反驅使之搖動之不但廢閣不加厚而已其故何在執章筭操弄詭竊里胥與左右之罪也須坐以法剔其欺謾則上下宣通而有司之風遠矣惜無人以告之何時過我我或過君相與對談一日一洗無窮之塵陋君無意耶

與唐一菴少刑部

時本縣以余點作民壯旣入告縣主許免矣一菴以

此事如瘡其間不能無鬼故即以其言爲書與之欲令爲一驅遣耳

昨過高閣值車馬已出敬就謁之又適他赴終不得請見欲更俟病作不能忍歸想瘡鬼之說真若有之承示須更求海上方斷之外裡修補病根可即拔去非愛之深而教之如此感激感激然竊思之海上方亦多即得有道正人肯施一符一呪與之則無不立效者矣然此有道正人懷伯夷之清抱顏子之懿一言不苟加一行不苟措世之人徒企而望之耳何從而得其符呪耶只惟得其意念以爲驅邪辟祟收殃降祥以躋人於壽域是亦吾事也吾方不得秘矣則

寒熱必不復來脂髓必不復銷氣日以完身日以固復得爲人不然彼逃匿屏處方之下者固無益也塗畫面目更易男女亦祇取羞辱耳其鬼只在其瘡不除其去死亡曾幾何哉願唯爲察即今有道正人將在近耶將在遠耶即不在遠一賜垂報緣爲瘡鬼奔走勞過疲曳沮喪未能進見故輒以狀奉白

奉石菴司空書

前者伏謁門下蒙賜清讌待以故人之禮不勝幸甚有一送別詩卷蓋震入楚口道過江西今中丞顧公見贈物也其時相公作藩于彼嘗許震曰我亦爲子

一言草次不得拜領今卷內宗伯介谿嚴公按察西
亭施公并顧公三詩矣獨欠今作不能無恨用敢敬
瀆我齋東湖兩先生以此卷送上即會其間庶無穢
襍又具是名碩所題竟果前許是實連玆並寶藏之
草堂當夜發光恠也占奉率畧敬唯亮恕

責我齋相過不待出見而去

昨日之屈臨愚誠不知君之所謂豈交至通家義若
兄弟今且白首者固不必務相見叙情愫致款對但
無失往復之禮而已耶媿恨終日端坐偶因送客出
門未百步而君至聞之喜若狂夫卒遽而反則已就

行乃又芒芒長奔疾走出至里門之外遠矚一舟泊
於塘下以爲必是近則又爲蘇人東望無所及西望
無所見撫膺自咎愚之信行不孚於君而欲行於立
談之間者哉無恠田光之徒以死自明也君此交如
風過如電掣如石火激鑠皆不容於一瞬誠不知何
謂昔子猷之訪戴安道未必有平生之舊此二人者
以名迹相高海內故千里相尋不見便去其稱乘興
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者此太高無實無當之
辭又何取焉唯若司馬德操之過龐公其情真率其
事可傳初龐公上塚不在舍德操竟自呼酒斟酌龐

公回不以爲異德操不以爲喜欣然相就而飲不知誰主誰客君不爲此而爲彼愚之過惡誠有不可勝言者矣方將閉門修省三月後乃敢詣君請罪

寄袁邦正兵馬

賤子老病癯遲多伏床蓐閉門以居相過絕少誰告以事故邦正仕宦陞改都不及知去歲有家人赴京曾令奉書乃托閔吉士轉送後竟無報今年兒子約言隨計北上又具書一首鞋一對今奉寄又別有書煩寄香山林法師意此必得達今約言書回又說邦正已移官南京且久矣及職方令弟見過其所告更

詳一書問之通誰信其難且如此邦正上有賢尊君下有賢昆仲得官但論近遠不計要閒想無非爲親者高甚高甚古者重去其鄉遊任不踰千里今邦正猶在家也吳門醞酪松江鱸膾五湖銀刀金筵盧橘光福揚梅何物不可致也瞻依日月之光固樂尋訪鳳臺土山秦淮牛首諸舊遊之地又奚不可令弟大有卜居苕溪之意以湖郡風俗人士雖儉約無文然亦無錮鏤靡侈之習輕薄傲慢之風遂欲結姻連戚家此陋土君無意耶賤子有平生之友見在刑部其人學問純密文詞爾雅志包富范行接淵騫其爲

縣令郡佐治比卓魯龔黃邦正知其姓名否又有一人平夷冲澹清介廉靖其教授生徒專務講說經學推右行誼評點文策毫釐不失日夜讀書量度落落無一金之儲是賤子之所蒙不鄙者也亦見在刑部邦正知其姓名否又有一人則在南京本朝故少保莊懿之孫曾從賤子遊又中表兄弟之子其人質實謙慎不似統緒家之少年慢人居官甚勤有名五城會集想已與之同事且往復姓名固不待告但今不及寓書幸為一謝屢有貶寄之辱此外情悰無數再書再書亦不能備惟照知之

與周生

媿為門戶奔走一身百病只耽眠卧不愛行立何聖朝養老之詔如此而奉行者如彼也天雨不時禾被壟上經月不得登塲車車阻絕興味離索一在家出家老陀頭耳殊無聊賴子不知耶

與邵康山時自徽州回

自君之出令人孤悵不堪有懷於何宜寫有說於何陳啓寧過清門問還期徒見一小童不及三尺與之語漠如也卒至寓於保甲之家繫舟兩橋喧襍之處名在丁壯之籍身抱老羸之病不前則患害已偏不

不得不投謁公門祈請縣主污辱志行都不能顧如此者數日方解君其時高立萬山之表講授紫陽之鄉升席擁臯比之尊重退食得羔羊之從容閒居有玉界尺之清整曾知之哉聞之坦丈當泊蕪湖大江之際適與君遇見君門弟秉禮執誼渾然一儒又得之外家王氏子梅說其家富實而愛敬道術餽贐遣遺於君太厚此雖非學士所先稱論觀孔子不却束脩之行方病不足有此一濟亦自可爲慰也車從新抵宅中想奉太夫人叙天屬爲讌樂無暇見客且寒氣嚴栗正務閑藏安養未敢擅瀆請俟開正後告申款

仰之私

簡陳石亭內翰

震不才且貧先已繆習佳學願棄奔走士大夫之後退不能秉耒鋤以耕男呻女吟妻泣不得飽食自念沒身隱約誠不堪忍徒以廩食次第法不使之終老無用以貢因乞爲此職取備真數苟且俸給然亦將以謹慎愿慙率領生徒以食不敢濫官彼又獲聞近年事例凡百卑冗許令以近就近若復置之遠方是速其命非所以待不逮也大臣之論奏 聖朝之詔令其忠厚如此以是欣然就之不意迺得黔焉仰唯

夫人君子之左右哀其窮極無所於歸引入燕居賜以美食厚以嘉德被以清教日以善言授之以道路當取江西衡麓寶慶以古州然從博學官所不斬鄭重之辭為致于上府以公以及州守縣長雖武將文學之士無不推其公之曰左右先大夫嘗令此邑左右亦遊侍于公之室從斯恩也即骨而肉既收而起每對親友言之皆欲為之泪下然猶躊蹰未即治裝回顧四壁徒立有不容已於是上道親友送之郊衢之上歛歔嘆甚於餞飲謫戍咸謂銓人者亦太過矣豈果然乎其艱難險遠縣阻不可具

述既至乃蒙朱公閱恤叅候必以禮貌是非左右之惠錫震有此乎然而考閱圖志則見身已在夜郎之西越嶠之際疊嶂攢刺長溪盤紆出無可與遊入無可與言門下三十餘人左右所謂不振于文者已久直以聖人微言無切於已牢念熟爛舊語取次成篇便謂能矣自非常觀察之化服閩越趙撫譙之教授南海黎童卒未見其有成效也震何才力而有見功且本意仕為男女呻吟妻子號泣食不得飽之故今乃棄擲在家隔越萬里使之愈益愁苦則不及公處心何安在此與一二家奴不說滋味聚箸縱日厭魚

肉亦安能下咽震之奇薄求之天下無有矣唯聞謁
寶山書院仰瞻令先大夫及宋饒先生遺像庶一自
慰曰此二先正且不得其地震欲何為或感慨不已
則發為蕪謏積至成帙其詞雖無所合其意寔有可
傷特不敢獻之館閣之下耳前月湖之舊守今湖廣
巡撫中丞公下自雲南道此竊謂震在學時蒙加甄
錄常出諸生上一等今者遇之必當道舊問故有情
於此可以吐露用爲書長跪而進之蒙佇想者良久
報曰罷是不須也震退而慙惑憂懼無地以自存者
至今未釋夫以有一日之愛而又遭值於殊方異縣

乃只如此餘復可冀乎以此益荷左右之恩誠出於
非望而大人君子之所見其不同於人者固如此也
震以仕一道也處亦一道也不得處而處者非不得
仕而仕者亦豈是哉昔者顏觸有云玉生於山制則
破焉非不貴寶矣然而大樸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
則祿焉非不尊達矣然而形神不全獨願得歸晚食
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真正以自娛
此非震之今日所當從事者乎緣支祿米已盡本年
以是尚用稽留寒栗少解春陽方和震無顏以再叨
冒矣唯左右者憐之曰彼非不知報其不得當以報

者也萬一因震之故人垂一言以爲閒居之光則始
之終之左右之恩也震雖死目何有於不瞑不備

簡文衡山待制

伏慙猥劣得入存記其榮已甚寔自稽阻一拜門下
之私猶未及伸某以出入金鉉承宣應制賦頌
皇圖帝業之盛紀讚郊祀慶成之美非左右事乎嘗
辱示及西苑雨出右掖等詩雖愚不知其妙奉讀之
次直謂 開國百年以來未有此作今者支硎天平
楞伽石湖固是高才勝人之地一代風雅亦有闕遺
矣昔史西村先生作讚言以壽沈石田先生稱其言

本之仁義資之詩書博之子史凡天地之秘日月之
明雷風之變雨露之濡造化之妙鬼神之物幽事物之
微無不究極通徹又曰吾夫子自衛及魯然後蔡言
以詔後世蓋閱之多而議之定也今左右之言有
不若史先生之說者乎有閱之不多而議之不定者乎
則早戢令作哀爲巨帙浩冊如宋歐蘇二公近日吳
文定公各有全集數十百卷動輒三四十本以壽今
後誠在今日矣謹因未之兵部之便奉問亦將以爲
壽耳唯少照亮

與閔午塘吉士

約言此行不足爲喜特喜早得請教耳到時百凡一
賜提撥想於旣貴之日見此曾同貧賤獨未得志之
第其情固自戀戀不待多囑震之心况
前此
附托朱宅寄往書中已畧具悉大率老日益迫身日
益鄙搃是不掛人之齒牙其作人間閉門一老父而
已亦無他甚苦也但唯師望愈飭文行上與夔稷齊
稱斯乃所望外此皆不足爲祝臨書馳向有餘加飯
加飯

與王慎卿太學

自饔餐以來但懷感怍不知乃有所苦且爲其日僕

候縣侯見陪過久致失飲食之節之故聞之不勝驚
悚僕自不才不取人敬不得即收門杖出廷豈謂累
損千金之貲經月不寧如此僕之罪戾不可言矣特
審近已一一康復庶幾少慰耳嘗竊修省僕之竒薄
信矣不但所至坎坷往往害及遊舊哲茂之士昔在
京師間訪文衡山先生先生知而見之未及下階格
于門限倉卒踣失敗面脫骭流血不止接入卧內將
息兩月已往扣之開襟以視其膚色尚黑如墨雖蒙
先生愛解以不由於人此殆有數然只慙闕無地今
於太學又復如此豈天惡其人并其所與往來惡之

耶將固有遭值亦非盡係於僕耶念此天時正寒未
敢輕瀆新正既開敢無參謁一申局眷之私草畧奉
狀深惟更加愛重

與嚴氏外甥濂

賤子老去無參惟是子等骨肉之親在念不知當此
數歲以來所無之熱貴門下亦復疲困不堪與否
有如賤子者每至浮午之際直是一喘昏昏不蘇耳
寒家山禾前遭大水後經亢旱存者十無五六且鴨
舌等草纏結重固苗極細軟稀短不長又暴客偏見
欺害教來盜據今日補完明日又已殘失則是秋成

矣飢餓死填溝壑人何必疑貴門人力齊茲疑
心不然也久闕相問正坐前事非欲爾耳唯知之

贊

小像自贊

爾其余歟昧昧平生曾莫識之雖有明鏡告我一二
不謂若茲形衰氣少權從輔陷呆呆白髮毛生正直
不似延壽亮弗見欺置之座右却立而望凄然以悲
爾父提爾爾母抱爾意者佳見胡乃愚鈍十試九黜
率不遇時晚叨卑散奔走萬里直至西陲彭蠡洞庭
粘天波日經險日戮求書吳下天幸獲返計抵一棹
宋五秀才梅二夫人功名可知念爾志行固無高異

詎盡闕虧昨干公朝未嘗及試徒言奚爲退處鄉鄰
蓋已有年取怨于誰搏衣節食慎入謹出惴惴孳孳
見說大義論及忠孝慷慨吁嘻惟早唯夕拮据之外
敢廢書詩何命蹇薄匪貧則病舉步艱危腹痛旣作
百苦交至蹙額攢眉非無上藥焉乏竒方世歎良醫
今何歲矣六十有二未便耄期天若肯佑借以康健
存爾頭皮往煩巧匠爲製直杖且治接籬願學魯望
目號散人恣遨與嬉

陸道士像贊

面帶黑光目多白睛一雀能遮三蟲不靈諷念呪語

瓶覆水傾昔羅浮何道士之猶子東坡呼之爲稚苓
精若此鍊師者其有是形何憂鸞鶴不得騎控龍虎
不服使令

僧東明像贊

澹泊以居寂寞以遊年未五十若識浮休一串數珠
站立長松之下無類與儔能好看水牯扯住鼻頭自
然衆香深集律滿功修固是僧中之寶豈但緇衣者
流

行狀

先兄春洲君行狀

吳中凌氏見於三國志柳宗元文集者不一而足按譜自壽四下至先君六世歷安吉歸安烏程三縣三著籍焉元有翰林直學士祕書監少監仕皆清顯入皇朝洪武四年曾祖賢應浙江鄉舉中式補玉山諭學陞知武岡考最轉應天府治中改知鄭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祖晏如起家儒士授吏科給事中陞本科都給事中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告終于官書法秀出當代落官英發見知

太宗仁宗宣宗三廟至今人道之父敷都御史府君之次子母閔氏生君名震字時章自號春洲君爲人孝弟誦詩作五七言詩先君初爲昆弟多少喪父門祚日衰大母唐夫人不得已歸之外族君生政貧相傳衣無裒衣伯舅太保夫人昇之背子外祖心雖憐愛而間者朝一人夕一人惠不得究及長隨先君出居元兄一病六年先母對食忘味髮日白君本悌弟又懼有傷尊懷內不顧妻子外不憂有無謁醫求藥生理悉廢當是時震不肖甚徒有長身而無瓌識君患之使從師廣業于學舍其書卷筆札薪米之類咸出於君是後臨場射科凡八次其忡忡之意長過於震震卒以不成名報嗚呼亦可悲也先是震在外君

在家侍養徃復婆婆問候夜中方罷去先母疾篤震
自外歸相與跪床下勸飲藥不受言與淚交面夫人
色既終竭力大事未嘗安枕服除先君年老蕭然如
僧隱默不樂君設帷帳于旁伴直幾十年其平日篤
敬信於人人行于州里其所約者伏之果無誑誤以
是親戚故友漁父田畯下至僕隸女子無不知其無
他直仁厚耳昔孔子以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爲士之
次今試以君之事父母友于兄弟者號于宗族鄉黨
亦誰曰不然也是其定也宜有銘故敢謁于君子若
年若干卒於某年月日葬于長超山先生前之穰次

配吳氏男曰紳曰維長女婿曰沈朝元縣學生次女
婿曰張翀舉人孫內外五人

墓誌銘

叔舅處士閔公墓誌銘

公之先汴人曰閔子之後也宋靖康間世亂轉徙江
南一宗入休寧一宗入烏程烏程之閔其里曰晟舍
與今栖梧黃始居第止隔一水胄族同茂世號千年
黃八百年閔其後閔失傳黃後之當從黃或又以閔
爲黃後然實則一氏而兩存之也本朝黃有叅政元
大御史著閔自六世祖德淵教諭歸安其孫牧齋先

生遜益務讀書不墮前業至故太保刑部尚書莊懿
公公之伯兄也其曾祖父性祖父綬父節贈官至尚
書太子太保階光祿勳柱國其曾祖母袁氏祖母謝
氏朱氏母嚴氏號名追加至一品夫人公諱琢字某
與太保同父異母母某氏父甚嚴公事之不敢
欺謾一行不敢苟且衣服飲食非惡如妻人子弟太
保既貴位極公宰公猶韋布雅素謙退有常曰某庶
人也課農間織非吾事耶未嘗憑藉甲第必問鄉人
漁衆牟利然

榮恩次第自然及之無繁賦重役妨其作業以是國

廬日闢儲侍年厚其負高貲也調給賑施沾溉三族
待公而舉火者徃徃有焉殘逋宿貸雖契券具在不
挂牙間有賈客失三百金于公家去且遠公不解其
裝使人守視遲其至持還之不以為德能奉先不違
孝使下不失惠處伉儷以敬畜子孫以慈待同乳兄
弟以愛和而直默而通夷易而廉隅一時推忠厚者
必歸之公云年六十八以正德十五年九月某日終
堂于家嘉靖元年十二月某日安厝于某字園之原
配馮氏男二人閑閔女一人其婿為潘宿舉人閑監
生孫凡公所及見者男幾人公既終葵師度地工師

堂場師樹木一月併集團等之勤也可嘉新阡告
成大事將舉乃造門托銘于震則又其有禮也叔舅
之行誼若是其子勤而有禮若是其孫雖愚敢不爲銘
其銘曰 閔氏之先爰自魯始黽縣長于汴攸止
播蕩湖潏又千百祀中葉與黃更且爲氏維公元兄
能大厥聲耀至曾公諸妣亦榮維公爲第不覆于盈
曰吾庶人職織與耕終不辱義亦不誣名匪祿而裕
匪位而亨不貴苟取則川平平伐石備德其凡有銘

亡姊嚴氏夫人墓誌銘

嗚呼我伯姊之沒十有若干年矣其美以正德某甲
子某月日乃今始有述焉者夫人之夫雲都令命其
母弟補遺耳夫人諱某姓凌氏凌氏仕于元其顯者
祕書監少監諱懋翁少監之子翰林院直學士諱時
中仕于

明其顯者應天府治中府君諱賢府君之子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府君諱晏如右僉都御史府君之子處
士府君諱某生我伯姊嚴氏仕于

明其顯者工部尚書工部之孫處士府君曰伯綸者
生我雲都公雲都公其家以尚書府君事

高皇帝有勲勞世世不供差役其祖若考皆翩翩佳

公子也其外族蕭梁駙馬吳某之後皆產鉅萬甲科
接迹吳下貴門夫人系出搢紳其外族舅父官居八
座當代所稱二姓既好可謂且美然而夫人在女氏
之中則稱公女在婦氏之列則稱正婦肥田之膏
聞姻室閨房之秀無不慕焉其子孫皆能讀書
數辨文義寔多女範問來侍我早妯自事姑
幼姨母舅姑弟婦諸弟皆妹皆兄弟子孫皆能
俎其至既至環立而聆其語皆空坐而無事
具以申私款者無虛日夫人才性往往過於
有婚喪等儀經其料理豈不失之奢約不夫之

皇妣嘗曰是不幸不為丈夫子使為丈夫子其居人
下哉其大人尊嫜用是嘉之雖諸祖妣祖姑諸姑伯
叔妣之在其上者待之咸加一等其妯娌家人之在
其下與等者敬之比他在其上與等者固有異也夫
人則一致柔和謙順未嘗輒分勤怠其重公戚無異
私親終其身為酒食治往來修問訊蓋孳孳焉故其
終雖減獲姥媪鄰舍諸人哭之必哀享年五十八墓
在其原有男子一人曰濂女子二人長適吳江縣校
生錢某早卒次適太學生劉某亦卒孫男四人孫女
一人嗚呼我伯兄時望年三十六而卒次姊崔氏孺

人年二十五而卒仲兄時章年六十八而卒皆方及安樂或僅有良子或克儷賢夫則先已下世我伯姊屬雩都公困於科目不上弟子未壯時辛勤把持以應門之外內則存至雩都公入仕宰縣其逝也不知已幾何時矣唯我洎我仲姊黃氏孺人直一貧賤斯乃未死耳嗚呼貴富者吾人之讐歟痛其至矣詎復能文

崔徵士墓誌銘

崔君諱熊字應禎先世維揚人姓鄭氏從宋高宗南幸流寓長興後遷居吳江易今姓焉君上六世元金

王局副使天德生國初刑部主事大年其子孟達下逮君父元昭凡四世不顯元昭配三人君嚴氏子也生而篤志學仕茂有時名唯至臨場射科則徃徃不利其後歲計當貢以發身不出選擢避去不就君博學好古善屬文能詩工書識者謂縱其所如才力無讓前輩性行孝友事元昭生盡誠教死致悲哀嘗失火比母桂氏與元昭殯俱未舉君率其弟奔入焦灼中共昇出之曰父母骸骸存存彼室廬之薄如何足計也家貧不知省問而計信有與無及其所取又適可否勿失介分蓋其爲人貌若退然無所能其中之

所見有人不可得而奪者嗚呼世道已降有士如此
又令不試而死其故何哉年四十一以滯下終其言
縷縷不亂是爲嘉靖某年月日其葬則以是年十二
月十七日也原曰某字園妻姓方氏男子二曰允言
曰某尚幼女子一適李某余家與崔氏多有姻好君
之族弟太學生碩於余爲甥爲君撰述事行請銘於
余余顧不得辭而銘之其文曰旣溢于德又藹于文
無位與年曾何足云蓋莫不顯令名無聞雖則壽考
孰擅華芬請觀是身有如浮雲馮道原壤徒爲紛紛
君其安之反是高墳

兄子紳墓誌銘

先兄雯之子紳字子播本歸安人其改烏程者在祖
父之世以今年嘉靖庚寅五月二十八日卒生年五
十四少余六歲耳初余事同縣長史黃公受書習科
舉學紳寔從之釣其併苦彌年客處相顧良親嫂氏
吳以其居長而多病不願使之從仕曰能爲農家子
衣食不乏足矣遂至失緒不能究悉微義性率畧鯁
直切齒卑誦之徒其志願亦有可取居家治產精厲
專懇利便敏速行于州里踰道幹練多見信重平日
尊愛祖父祖母凡舉葬日安執喪承祭與余等間一

先後心無不逮其侍父疾日夜憂悚面無正色謁醫求藥覃誠畢慮父沒奉母飲食鮮肥衣服輕縵身不在左右有所徃或應役出外諄諄誨示妻妾婢子無失謹護至再而止能以僅足周身之產致有每可及人之貲臨卒以所受祖父舊田廬召諸從弟與之以其父舊田割授同產弟孀妻令自堅節雖家人女侍咸有散施其襟度亦有可嘉高祖父治中府君諱賢曾祖父都御史府君諱晏如祖父處士府君諱某前妻黃氏即長史之子有女一人嫁吳應元後妻閔氏有女二人長許嫁閔某次在乳下小妻王氏男一人

名集胡氏男二人名雅儁其卒之年九月十日日者曰吉集雅等請穿三穴于本里棲梧村以中一穴寔之左一穴以黃氏配右一穴則以備夫閔氏他日之藏余痛家世衰落已將百年子弟通經在學官者並則有之尚兀銜勒未嘗惟昔紳耆扶植以屬整頓示祧差可人意竟又如此用詐斯銘銘曰以其子之流以其歲第之儔非則曰覽冠乃休一瞬之間俱白頭我穀也無實子理也收更十年考胡不可亦踰六考非脩天不借子考我悠悠安得嗣續考克踐爾誠有淚浥考承吾眸送以銘詩寘諸幽

頤菴王君墓誌銘

嗚呼死生之道蓋信乎有命也已昔君以重疾寢伏床蓐其危唯氣息在耳後率以起即今四五年間體貌豐碩出入利便經冒險艱未嘗以爲意而祗踰月之不類擲曰死矣其亦誰爲主張若是哉嗚呼悲夫君與余年畧相近余娶君之妹爲妻君以弟遇我予兄事之蓋三十餘年于茲矣自計至哭之居常忽忽思一登其堂再撫其棺而慟焉其子國子生潘乃來乞銘予以其來當有事狀問之曰頃狀耶嗚呼其意以予於其父之爲人豈不知耳則予又烏能

也君姓王氏諱銓字宗衡其世次七世以前有曰簡者位至某官其後無聞父某母陳氏世居郡城之北以農耕殖其家以孝悌教其子質朴有餘而詩禮亦不乏焉其行誼以敬謹行於宗族信直立於鄉黨不甚親學而謙謙如儒生其外如敬賢愛士好禮賓客不失親故往來慶吊凡有數事可稱妻費氏子二長濡次濡女三長適某次適某某孫男七孫女一享年若干以嘉靖某年月日卒葬以某年某月日墓在弁山東麓嗚呼昔子貢問士於孔子孔子告以其次曰宗族稱孝鄉黨稱悌其又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

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予讀之以爲孔子不足於此由今而觀世豈有及之者哉王君其殆斯儔非邪銘曰疆不必生死豈在疲芒乎大化遷轉推移蟬聯禪續曷有窮時朝見其峙暮往以隳浮雲翳天變滅湏臾流澌在水倏焉洋渝大觀達生何必長吁君之幽宮政俯具區扳弄明月騎氣嘯呼四方上下無不可徂焉爲爾宅此其舊都

處士閔公孺人張氏墓誌銘

處士生當 憲孝盛時伯兄莊懿在朝叅掌部院出入禁闈門伐之顯凌駕西浙處士與其仲兄某等能

守禮法不敢輕往官府以私干請容服率如布衣之常斯亦有可稱也處士諱璜字朝瑞其先河南人本閔子騫後中遭宋靖康之亂隨駕渡江始占居烏程曾考性祖考綬考節累贈至太子太保柱國刑部尚書曾妣袁祖妣謝朱妣嚴累贈至一品夫人生母乃徐氏處士性坦易善飲酒終日燕樂不甚醉其同堂長姊震母也傳聞震父初來爲婿于閔處士未生莊懿方治經講學于外震父應持門戶經理生產嘗與共釜而食後雖異居無日不相見歡咲凡四十餘年同作承平百姓以壽冠帶蓋處士少有嚴父長有賢

兄其不失孝與弟著行鄉黨固其性誼之篤亦良有所自享年七十二嘉靖某甲子某月日奉配張氏其家歸安良族張氏勤約慈順其處妯娌特執謙讓其為母婦不聞有過失嘉靖某甲子某月日奉享年若干其子男一人曰闌孫男一人曰宜男女三人長適監生吳江崔湏次適故府學生潘鈇次適歸安縣學生殷嘒已故闌卜合窆二喪于勅字五圍祖墓之前既得嘉靖癸巳正月二十四日吉買石治之走震請銘震銘曰

彼愆于德愆于亢滿乃若習見紛綺而澹樸以居其孰能貶嘉此士兮復有鴻妻媿比其賢蓋無弗齊瘞之吉壤豈同疾藜百祀如故彌久有稽

秀岳居士嚴君志銘

余少遊嚴氏姊家姊夫故雩都長方治經學官居士以少弟守舍與余相卧起遨嬉飲食親甚常見居士娶今配陳孺人徵遂戲笑無內外嫌間蓋童稚時之昵厚者莫如居士也後余綴習科舉之學徒自勞苦四十余年竟不得志一舍翁耳居士乃以玩好古法書名畫鍾洗焚器等物以嘉惠購求太湖惟石隱度終白澗道林磴之杖帶之堂下以清晞解縱其所具

較之余高絕不啻十倍享年若干以嘉靖某年月日卒卒之又明年冬其孫大章奉其父沂州判官璪扶過余請曰大章等將舉先居士柩掩諸黃山之下先卜遠日得十二月某日食沒願畀以銘顧余不可謂不知居士者不敢辭按嚴氏吳下高門仕高皇帝朝工部尚書某居士之高考也忠慤謹慎世受異數不入什伍曾考某祖考某考某妣吳氏伯考某無後以居士爲子所得產推讓諸兄不獨取喪本父母悲傷太甚經時疾苦非杖不能起其修祭祀誠孝古人有所未及蓋純篤簡靖介散雅不苟言議取合皆其

著行子男惟判官一人男婦閔莊懿公孫女女二人夫溫某夫蔡某溫某太學生孫男二人大章大韶大章郡學生孫男婦某氏張氏張氏太平府別駕弘裕女孫女若干人夫某居士諱盤字惟寧別號秀岩銘曰戀戀故園豈無所便按圖摹器以是爲年終南太白我願盤旋江河伊阻象于戶前玉不出山太樸則全當時王筍乃有關焉

明故湖廣黔陽縣儒學訓導練溪凌先生墓誌銘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工部尚書致仕安仁劉麟撰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瓊山唐曾書

將仕佐郎翰林院待詔長洲文徵明篆

嘉靖乙未春二月二十有七日我友練溪凌先生
卒先是聞先生疾近其虛而聞其腹膨辟如
抱瓮然而聰明無改生理則已去矣及與語惟念
生平道義以舟車不足不待其言而從爲恨因告
曰數日前曾賦詩語諸子爲予一詞末二句云吾
鄉本是無何有此去誰知西與東相顧一笑命子

飯予寤然壯遊風度嗟乎麟始至吳興得先生一
再聚即開心引喻由是麟藉以聞過今末路爾爾
先生之益爲多嚴爲亭陳練塘孫太白施菁陽邵
康山輩皆自先生而結知求如先生之規益則未
也先生端直高雅不爲時好所存所發務趨於道
然韜晦獨深時人亦不盡知垂老作訓黔陽黔去
吳興八千里先生素多疾無何致其仕蓋撫憤離
群大收末路也今天不憖遺全而歸之可謂與道
偕行者也獨念夫名門華胄以京兆公中丞公選

退治

朝咸若厥則先生承之文學行誼不忝前修而所遇
僅此可哀也已初先君之喪卜葬得名山在召城
之陽先生止之曰葬法毋近勢家吾黨宜守其戒
麟遂舍去下於僻地未幾麟承

恩詔起於家歷官御史大夫國畿內先生戒子曰此
官任重其備苦志宜少而可歸也吾從之甫二年
三上疏而歸比先生赴黔陽馳書曰吾裝念歸殊
切予贊之曰歸可也乃爲君告於中丞鐵橋黃公
公謀之提學少華許公曰適有收書事可便其行
也因命之及聚首曰使事畢吾不復爲黔陽之行

矣麟曰善遂具書請老嗟乎若先生可謂聞善若
決江河者矣夫人誦法前執行之者鮮若先生可
謂知行並盡者矣康山邵子狀先生行曰議論平
正志行潔良困而不失其亨窮而不失其達和而
不隨高而不亢聞者莫不嘉先生之行而服康山
之言嗟乎今蓋棺矣卻無直諫決疑辨惑望之何
人吾哀將何時而已乎按狀先生諱震字時東別
號練溪其先安吉人在元有諱時中者任祕書監
少監贈集賢直學士輕車都尉吳興郡侯時中子
懋翁翰林院直學士逮壽四府君始遷歸安生均

德均德生賢洪武戊辰浙江鄉試中式任武岡州
知州考最陞應天府治中居官剛正不阿無何改
知鄭尋又謫均有隆平侯者自荆還薦之曰可當
大任

宣宗皇帝作招隱歌以徵之入見命偕司馬又命掌
都察院事並辭

上嘆曰汝欲學疏廣耶朕遂汝高志

御書賜老堂三字褒而遣之賢之子晏如業儒敦行

精六書之法尤工李斯大篆二王小楷

召入中秘與修永樂大典書成拜吏科給事中陞本

科都給事中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掌院事舉劾不避僚案憚之時與都御史顧佐齊名雖登顯融而素無長物至以書抵家令賣產以供既卒計聞於

上悼甚遣官諭祭給驛歸翰林侍讀鳳陽苗衷誌其墓晏如之次子敷唐夫人出夫人廣東瓊臺宦族今戶部侍郎唐公平侯之姑敷早失怙養于晟舍閔氏遂藉烏程敷子三先生其季也生而穎異有俊才博綜群籍曉析百家長遊邵庠同遊之士莫之或先又能樂志甘貧事父母先意周旋其行之

具不煩二兄此尤卓冠鄉閭居常坦坦不爲町畦鄙瑣之士或與先生接自能消其邪心善古文尤長於詩誄其文涵蓄縝密其詩清婉悲壯一時名士未識面輒已誦其篇什有練溪集若干卷先生初以鈎索富聞稱雄比中歲幡然守約務實一其歸趣嘗曰道學不在多言只人倫日用之間盡吾心焉耳又曰君子小人在實與不實之間而已先生每試必冠多士及科場輒不利以廩次貢於南宮選授今官鐵橋黃公少華許公重先生之學到官月餘即命提督寶山書院選拔名彥俾授學焉

先生入院嚴立科條陳說倫理之懿啓迪性命之微勸能懲惰取中庸大學諸書日與之講蒯文章規格親爲之點竄一時士類改觀俾科第得人若進士危君嶽輩寔荷先生造就之力比歸掃迹城府杜門自養圖書左右疊疊不倦興到則獨步林壑尋芳討勝風度悠然清脩之範近世罕聞太守石梁萬公治郡方嚴絕俗尤精鑒別至鄉飲大賓以爲非先生不可恐不可致乃特遣教授陳祥麟躬造敦請一時盛典觀者嘖嘖逮嘉靖歲甲午先生苦脾胃之疾黔陽之歸已十年于茲明年春終

於正寢距始降成化辛卯三月七日享年六十有五配王氏子三長紀言郡庠生娶陸氏繼張氏次納言娶錢氏次約言舉人娶潘氏女一適長興縣學生錢鑰孫男八人曰進知選知遜知迺知述知遇知速知近知遂知迪知府學生遇知縣學生孫女七人曾孫男二人先生臨終之夕諸子問所欲先生曰狀吾行若等請諸康山銘吾墓若等請諸南坦語竟而逝某年冬十一月約言等始得康山狀來請銘予誌而銘之銘曰

劫志矯矯

必行振振

淵泉玉寶

朗月秋旻 夙負超逸 晚踐真醇

時仕膺膺 君仕屯屯 以位則屈

以道則信 小試輒歸 廣譽殉身

相彼溪練 洵無一塵 京兆之去

中丞之貧 是孫是祖 後先嶙峋

我詞不愆 視此貞珉 匪珉曰貞

貞于完人

先君刻集後序

古人謂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信夫
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謹論之
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以自
悴專一之士往往著一家之言以
世而今之揚聲詞苑擅譽詩壇者亦不
皆王公貴人以為之焉且蘇湖者古東西
吳也若近時風騷之雋蘇則有沈石田祝
允明唐伯虎徐迪功文衡山蔡林屋也湖

自丘執柔張夢坡后又有流寓之孫太白也此八九君子惟迪功差顯而又蚤死餘或老於計偕或終身布衣豈嘗有范蔡金張之榮耀哉然其鴻筆麗藻使人稱道之不置亦可謂芳名不朽者矣自達觀者視之不尤章明較著也哉吾先君自幼喜古文詞見鄉大夫長老念沈石田張夢坡詩輒技養心動于是博綜群籍泛濫百家大篇短章操觚皆可立就不待閣筆廢思大

司空南坦劉公一見以國士奇之人亦謂甲科當易易致也不虞壯歲抱痾伏床蓐十餘年疲曳入貢及得官黔又去吳興八千里相如常病阮籍多窮拆何似焉愁思窮苦之作描寫逼真可以把玩矧以曠達之懷蕭閒之趣如海鷗野鷺飄然自適而羈旅不能因路草野未嘗沮喪也其所著述不足多乎先君讀之以史記漢書爲宗論詩以唐人爲法至其有作則機軸悉

由已出絕不喜模擬嘗曰詩貴有情吾得
諸文衡山文衡山得諸吳匏庵云約言不
肖亦如先君爲多病困倒幽懷欲賦而俵
俵靡所從也因彙遺稿而卒業焉詩不云
乎假以溢我我其收之吾於先君不能無
望焉矣

嘉靖辛亥十月望不肖男約言頓首謹序